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集卷四

江甯汪士鐸

秦淮箴

古龍藏浦流逕靡稽秦鑿方山迺達江湄楊吳築城坊廂夾持
巽入坤出紆厥南維青溪潮溝第受逶迤禪靈隱曲運舫交馳
匏尊柳甌是鬯是炊舟楫有利農圃修資豪宗右族輔以園池
水德之清八代於茲云何不淑遘斯人斯暴涑纁元湛染無時
秉藺贈荀士女遨嬉嗚乎爾布爾絲使吾水溜爾鐙爾卮使吾
俗衰豈秦之淫昏流毒靡涯居人司謗敢告執珪

廉泉書屋箴

涇泥數斗河勢滔天鄴灌漳水畿衛桑乾巨海不擇容納百川
允溶淫鬻爾徒涓涓然其利溥害尤鉅焉懷襄測石作十有三

年故士雖渴弗飲盜泉故吏踰領酌水絜蠲芳奧湛染於滯斯
偏澄滄罔淪迺云大賢無監於往牒而監於淵無魚宜戒絕流
亦愆書史司箴敢告在山

坐右箴

道旨精微道體元默眾昏不知知者不測眾疑不好好者不忒
眾情不行行者有則眾倦無恆恆者必得不滯名象不離聲色
靜執其樞動弗暫息守之惟一斯古大德

夢箴示芝生

凡人之生肝魄肺魂醫者誤倒暫因不着孤想不存吉凶之兆非能
泛論必恩怨愛惡鏤骨浹神殂落未久氣結猶溫鍼石相引寢
若有言又必彼此強弱有倫思感之極始接氤氲非是三者如
漚如雲偶動因念皆景非人已忱雖孽彼志本渾彼忱卽屬彼

氣先淪游氣餘縷難闔陽門贈以美諡爲冥漠君文人染翰子
欲云云慎勿妄想墮魔障根強死者有鬼怯弱病死者無鬼取
精多用物宏者有鬼貧婁者無鬼
物強我弱者有鬼我強物弱或雨強雨弱皆無鬼則
平時兩想雖深恆幹未冷亦不入夢也是又宜知也
常惺惺齋銘

私爲六賊其文自營辟如狂寇環攻意城衝梯地道防之惺惺
又如濁河秋汎趙趙縷月岌岌誰不惺惺如陟絕巘荒榛莽箐
蟻旋援葛敢不惺惺如航漲海日晦月冥颶斷檣折能不惺惺
志士警惕禮爲藩屏矍於未覩聞於無聲處微若著在纖若宏
握蛇蹈虎敬哉在誠

觀澄塔銘

吾聞芳樹無語而谷鳥之鳴偕來浮雲蔽空而潭月之明白在
蓋來者應身之所感不翼而皆飛明者本性之所成非物所能

破故上德不德其德在於不爭下愚之愚其愚至於不化師江甯人俗氏劉儒門子也年十餘出家旃檀林庵庵故殷富師鳴琴作畫不事酬接僧名無見字曰觀登旋嗣法席主持道墨江左兵燹間關衡嶽爲某寺方丈遂窮釋藏深入佛海津梁品庶提唱宗風鹿野闡教眞諦之者數牛首談經臨濟之禪欲寂道俗傾信香花麝至忌者譖之謂其惑眾師旣微聞乃振錫他往止於某庵於光緒元年十月坐化僧臘若干其徒德明起石塔於庵後瘞師骨焉時好事者某官某等感師至道立石徵銘以僧念子若有靈契子感師意爲之泣然夫鑠金之口必在紛華之場平地之波乃沒清淨之域將由磨竭在命結習未空析法筵之六識恠趣雖宏止門限以三車接待未廣以致寶山靈鷲倏爲鴉音性海潛虬退同魚隊亦猶積毀原於道高事成必

當身退者與予無師之道德而遭忌相同悲來填膺撰此銘序
嗟夫逐臣氣餒始矣雍門之琴倦羽飛孤乃下蒲盧之繳目瞑
意怯事異情同濡筆不辭以爲銘曰

自性虛寂如海中天思善思惡丹墨髹椽增飾修練怪鳥飛鸞
造象誦經作繭自經語言文字免魚蹄筌剝削惡趣結清淨緣
未能辟殺不問糜醢未能概服不問廚殪未能却疾靈臺泰然
未能絕俗以簡以度未能巢棲草薦茅筵寒聽杜明寅起酉眠
靜心葆性不隨境遷如月印川波逝月圓如太虛中不距魚鳶
欲除煩惱嗔愛先捐欲證聖果湛冥自全有着速祛有得必蠲
哲聞師語今以道傳毀重不辨行是不堅道化相續何後何前
去住無礙何戀何慳山房讀畫別三十年衡湘金陵路遇四千
師旣涅槃不媿仁賢錄師曩語傳於丹銘有銘在碣有塔在堦

陵谷不易定生白蓮偶憶師言故述以爲銘

鮑氏萬笏軒墨銘

昔瞽道人習於子墨云以法眼鑒觀四國造郝密勿啟沃聖德
簡白霜青糾虔邪慝封事陳謨賈魁侃直賢哲立言經史羽翼
惟茲四者曰典曰則子以博聞記載是職宜崇元素無侈塗飾
文詡封禪書名皇極臺玉奩香研摩聲色髡岱畎松竭賁育力
鑄爲元圭胷琢弗忒變鉛與漆騰譽易北雖左中書非善知識
雖壽練素何啻劍蝕子墨聞之喜旣而太息謂其辯才未窺吾
臆遇瞽道人吾且默默盟手頂禮銘於座側

四贊

緣簡鮮壽事簡省憂言簡寡尤欲簡無求人簡誰仇用簡易謀
自非至要縣瓢嫌喧自非至大懷刺閉門氣簡不亂心簡常存

存質刪文存實刪繁刊落枝葉培其道根不足酬世宜於灌園

贊簡

辭富居貧擇契合簪居必有鄰惡木非陰生必謀食盜泉非深
距築夷樹鹿器不侵圖左史右器量自沉志狹九野跡守一林
虛堂夜寂風露在襟孤枕夢熟猿鶴相尋不可強人宜於盟心

贊清

嚴霜宵零百蟲盡蟄皎月秋高小星盡入斗室尸居微存呼吸
枯柴外臘華池內溼雖有六賊一壁不立妙明炯炯乾溥坤翕
委蛇猗移聞見并戢天宰端穆萬有序級不能應務藉紆徧急

贊靜

我昔未生誰者是我我今將死誰可不可孰爲慶幸孰爲軼軻
何者有無何者右左仇怨繭目聊與媵娶迷津久誤急持此柁

有首無尾有鍬無筭千競萬勝伊誰負荷不必告人惟私駁駭

贊悟

五賢贊荅監利王子壽比部

君子之道宜明憲以理人故陽爲剛健小人之道宜奉令而承教故陰爲柔順上下相需郅治成矣若夫君子與君子偶而倦勤不能率民小人與小人羣而僭上悍然不已陰陽不交其象否塞上達者爲黨雖當位乘權不患小人之日逼下達者嘯聚雖有中材亦相率而從其類其局已成其難必作後之君子亦惟辟之以儉德曰遠榮祿而已是故老聃託之於柱史莊周託之於漆園康成託之於高密幼安託之於遼海淵明託之於彭澤性各有近而歛抑省約退然無競雖迹不一軌而途則同轍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遠或近其致一也作五賢贊

陽消陰聚下啼上笑辟歷弗擊曦明弗曜雨露之過螭孽趙趙
哲人見幾度不可療一葦障河萬夫所譙冥冥高齋超茲窻窻
退不居先執德樞要齊物得喪眾集一敘樸學行澀崢嶸刻削
乘桴遠逝甘齟齬藜藿循籬持尊頽唐舒嘯卓哉羣賢昇宮同調
留之非貪去之誰詔豈慕江湖遂遺廊廟知小謀大顛躓同弔
幽如邃箚昔火豈燔酌理垂詞炳來世昭動卽市朝靜卽山嶠
其身雖微其德則劭其生雖遯其文則耀燕雀啾啾不如飛鵲
審明澄觀懿哉超妙

封人晨門楚狂丈人長沮桀溺荷與七賢贊

道無旣斷運有王伯韋才躁進堂陛俱失賡颺啟沃泰交之職
戢亂削暴師武臣力茅茹彙登殃民誤國謀不十全死不塞責
卓哉七賢具大覺識封人石門陰相才德委懷抱關愼厥語默

接輿詳狂熱腸致恤丈人虬潛淵晦莫測沮溺服田務茲稼穡
荷與織畚拮据口食亞聖一階各守其則攘攘風塵悠悠阡陌
有淚如河有悲填臆手持斧柯詎拯困厄江河東趨下渴其極
龍麟互闕日月薄蝕惟彼猛士爲我欽式

感知已贊

九十九人交不忠者怨長恩不甚者輕絕昔賢所致

彭城才然無友索居間暇因取平日師恩友誼凡若干人舉其
大端以爲之贊或采逸事或抒舊感而數十人中已多零零山
邱華屋更慨人琴湛然紀之以杼札稱若夫泛泛水中
之鴈漂漂江上之萍固不能浪費筆墨謬稱知己也

蠢蠢羣動罔首方趾相號而怒相舐而喜四顧高厚類仰知己

惟師惟友紀從朔始雲卿肫肫匡我弱年我表我直我退我前

疑決靈筴勇助玉鞭卅載左右膠漆匪堅

高布衣雲卿善慶

朋先負氣

人爲命窘飢寒不恤爾汝弗忍涉水無涯飛鳥無鳳援手何人

私相歎閤

高朋先布衣澤瀛

高丈高潔冰嶺千尋道輕鍾駟交絕僉王

考槃獨宿耆耆聯吟楊琴折柳誤賞佳音高子固春卿坦白胸

無域畛子始駕馬君爲執紼病有相關言無不盡困屯抑鬱國

寶載殞吳春卿宗伯教士道繼河汾博對鼯鼠識治土續都堂

賦水質我超羣觀禮須宮言采藻芹姚文僖婦翁脫落塵坳不

扑一芥非廉千金非福謬賞羊鶴珍茲周璞愛女山阿衣冠喬

木宗錦城外鳳臺嚴峻薦士心殷飾其弁陋獎以多聞拔之白

屋使上青雲天平墜地命則妨文李鳳臺辛公方整望之可畏

詩必高華文尙典貴獎拔孤寒甄陶萬彙濫膺冰鑑使食官餼

辛質谷尙雅侖蒼正心儀高郵重文能考釋詞匪優碑版間采

彝鼎弗收浚長法嗣河圖天球楊明經雅侍郎謙恭校士不苟

衡懸冰玉才量淵藪敢期嵩華不遺培塿馬骨且求諒非豐蔀

朱虹舫侍仲堅之書仰承歐虞勁折古劒朗綴明珠大材難用

蠻府是趨練囊跡在臨池之模

方仲堅茂才擬

侍郎淵博一時山斗典

冊高文大鳴小扣忘其袞衣嘉此覆瓿宏獎所加自慚淺鯁

海侍郎

公子好事文雅之宗架列書畫途御蚪龍嘗原繼軌文董

尋踪雍門一泣馬鬣高封

汪均之上舍正鑒

司農注禮權輿東漢先生

繼之收拾渙散疏十七篇紅日初旦姬公雅訓宣聖易贊

師部

觀警說士當代曹邱百口相挽千里無留揄善每溢憎俗逾

仇高風萬古流涕松楸

汪孟慈觀察喜甫

峙翁未老初服自遂不慕顯

爵不享厚利學非爲祿文貴有質挂冠東歸食人以媿

周峙亭學師嘉

福耘翁講學羊却束脩愛人以德薦士必優本清慎勤分鼎彝

卣懷慚寂寂深負休休

張耘渠學師志鴻

道翁爽朗言或放縱斛米金

錢尙分鶴俸羽檄朝捧軍書夜誦深識遠慮妄相推重

周蓮裳學師錫

元達人於畫繼聞曾鯨傳神阿堵添毫欲生既有酒失復被狂

名落拓貧病才辨縱橫

程達人布衣章

子異矯矯孤雲野鶴利不能誘

威不能轢沮溺行藏黃虞寄託上下千載可風鄙薄

顧子異明經遜之

如鳳獨鳴如馬不羈陳侯志量倜儻權奇官事無留家事無私

陳侯溘逝齋咨涕洟

陳清濟明府士全

王大誠實恐陷恐隊文與命妨

道與時背越不章甫秦姬玉佩驪子追風一時無對

王壽農茂才芝田

上舍止足託於躬耕失馬得福認牛不爭南游且末北至獠氏

屈指流輩庸佼佼鐵錚

王璇琳上舍士球

載之抑抑怡然退讓責已必厚

臨義斯壯後妻驕侈居常怏怏陰堂一眉蟾宮誰望

方載之茂才培厚

我受秋駕驅策惟公我試春官資斧惟公我名夏甸吹噓惟公

岱嶺人萎傷心南豐

任階平太史師

方伯嚴肅天下已任郭隗首崇正

卯必禁以恩以威去泰去甚尙儉黜侈人沐棠蔭

李方赤方伯璋煜倉

山老人坎軻艱難獨抱殘缺精心校刊誨人必正繩已弗寬遺

書誰讀悠悠歲寒

陳雪峰上舍宗錄

小異於學兼條並母挾天地精

割漢宋半取友鵠端古文表縵軛銜莫施誰為羈絆

晉小異明經嗣復

子晉多識兼綜卜林飛禽灼羊太甲六壬奇遁既選勾股尤深

山河幽阻邈矣知音

陳子晉茂才場

徵君好奇搜羅金石秦瓦漢甌隋

珠趙壁經訓史歲字疏句釋上繼辛楣哀然盈尺

張容元徵君寶德

茗

香善算心窮四元弧矢四較消剔紛繁細比蝸繭巧捷林猿秦

李絕學君楷其根

羅茗香徵君士琳

文峰昔時轉漕江左傾蓋論文百

無一可佩喜鏘鳴和嫌婀娜羅綺滿前謬獎哀哀

岳文峰方伯鎮南

奉

常溫克武禮無違四箴在壁百行可師守義為矩甘貧如飴投

老白下退結茅茨

唐鏡海奉常鑑

文毅忠亮功在竹帛惠治民忘生能

天格我處單寒拔冠千百獎掖之過庸夫舌辭

陶文毅公澍

先生冠

劍未嘗拜瞻先生政績竊聞清廉至公明明小言詹詹獨感拔

薦山深水潛

王利謫豐縣師

中丞撫楚爲時梁棟乃聘鷺鳥使調雛鳳

羔雁成羣謙從其以青山佳城車過腹痛

伍石生中丞長華

相國藹吉

弼亮三朝南敷文教西乘使輅德隆韓范功參禹繇陳謨密勿

致愼夙宵

祁春浦相國傳藻

靖節忠勤光昭史策秉鉞心丹騎箕血碧

高克旣逃先軫何適泮水洋洋葬我衮舄

裕靖節公謙

理初著述燦

然朝霞八儒三墨九流百家裘非一腋密本羣葩癸巳一稿萬

口咨嗟

俞理初孝廉

觀警周咨下策載獻東關閉壩北門築堰直瀆

再濬石開斯建當軸未行豪族已怨

沈雲原觀察允深

先生偉人原本

性真大才間世理國富人短馭百里櫛風蒙塵嗟我下士氣爲

不伸

左清石刺史師

全椒訓士不慢不肅剛鎔其金追琢彼玉非淡非

濃勿盈勿胸有媿誨辭是宜雌伏

馬南邨明府師

先生治黔首安善良

式遏寇虐屢執強梁野停梓鼓民保蓋歲生之澤山高水長

胡詠之
觀察師
家宰世閥再起再蹶才觸龍麟遂辭象闕賜第春芳昆

池秋月一曲庭蘭風華消歇文孔修河帥廉潔清畏人知懸貍

有詠封鮒無期推誠結友授經課兒片言九鼎一諾不欺楊至

帥以藩伯虛懷知人善獎精舍繼開試闕秋敞千言皆暗萬人

共仰稷下談天猥蒙上賞成蘭生方包丈經世發憤南河潘斬

三復淮海屢過一入蓮幕再嬰網羅國士報稱致歎僭包慎

臣子貞博采賈胡列肆氣魄光熊目眩心悸揮斥圭冒鄙棄珠

翠道不偶時姬姜蕉萃何子貞太宗丞謹恪集木履冰言必典

禮矩矱高智浮鷗比潔數馬同兢皇華不賦日奉觚稜溫明叔

深石洲輿地足匹星伯金山大漠部落陂澤聚米能說畫地可

索學通身否零落竹帛張石洲秋曹英敏年少寡儔博綜古籍

類視時流無疑不析有奇必搜珊瑚木難光燿南州何藕船刑

文若相視踰於骨肉既賙既恤俾餽俾粥我行伊輔我露伊覆

鮑叔於管方之且愿蔣文若同年照楚珍多憂詩學杜陵分甘貧賤行

念親朋山有鸞鳳海有鵬鵬鍵門力學雲路期登李楚珍同年珩樸生

治書專於靈素十二經脉胸中綦布補脾或偏治火亦誤調劑

和同惜哉短祚陳樸生孝廉劉氏喬梓說經鏗鏗劉疏既辨邛溝載

明道純儒術誼篤友生我儀懿德比樂韶經劉孟曙明經文淇吳生之

書取法北魏瘞鶴遜逸猛龍增毅直挺孤松芳列百卉董趙塗

鴉萬難髣髴吳熙載茂才廷巖句生恬雅形於詩歌繞梁留韻止水無

波出以天倪載以冲和介石之操投璧盟河王句生茂才翼鳳印林於

學山左未有字慎爲魚音能辨鯛直肯匡人諾終報友刊桂說

文二君不朽許印林孝廉鶴船好客今之孟嘗文筆博辨藻耀輝煌

語求立異教亦多方是惟任術是惟乘剛馬鶴船明經壽齡明明太守

古之遺愛國裕課充商喜民戴珠履千人瑤華十餐虛衷好賢

更出近代童石塘太守瀟鰕生迂濶見重耆英不棄溝斷待若連城風

雨如晦懷抱自傾德鍾賢哲三鳳蜚聲李照昇年廉訪明銳湘

南持節虎符巡洋牙冠秉臬欲以瓊英化我頑鐵一刺來投我

心如結陳叔良廉訪之賜鏡元雅雅名卿之孫今爲秦贅昔侍齊蕃綠

楊門亞紅藥階翻珂里重過黯然琴尊李鏡元上舍恩溥述之宗彥識

無半面矢願牽絲爲催却扇襟袂相連葭莩成眷西望江干賞

音狂狷汪述之茂才紫魏侯經世爲世營平海國問俗聖武談兵苗猺

在目滇黔是程鬱此時棟所受難盈魏默深刺史源季子縱橫恥事筆

視周歷三關規畫兩淀舌懸大河文走飛電稻陂水田載流英

眄楊季子舍亮周子多病足不下樓故業流水介弟山邱親知寡問

山水絕遊愛莫能助貧則工愁周鳳池明經鰥子金淡雅束修自好莊

不戾俗柔足御暴亦處泥淖獨勵冰操叔度汪汪孰窺其奧

張子

金茂才論鄭五無家成老禿翁燕晉轉徙骨肉飄蓬門開有虎書寄

無鴻齡癡鏡之視遠元功鄭沆香明檢討自任不懼誹謗文采

彪蔚風流跌宕飲酒賦詩乘風破浪曲謹小廉何關得喪

徐彝舟太

史蕭龔生不羈反雉呼盧文彩穎發豪貴追呼旁妻織錦妙伶提

壺爲仁不富聊壯吾徒龔伽生茂桓桓都督性耽風雅詩酒主

盟山川能寫才大心虛位高氣下十畝閒閒退偶桑者湯雨生

汾文甫拾義先民典型奪程朱席升孔皇庭疾風撥霧遠鏡窺

星冲和有度急遽不形胡文甫明壽峰旗藉英年獻賦才麗霞

明德徵星聚荷騁驂駟定踰騏驎象胥未通畢生不遇

壽峰孝廉松年

澤蘅拔萃訪我茅堂新詩繡段才語琳瑯若爲鼓瑟書代承筐

十年一面印首維揚潘澤蘅明緝安溫潤衡門樂志孝友天成

詞藻英異大德有閑晏起見忌過不在小終身棄置

江縑安同年文熙

瀏覽極博吾推虎如千里求友五車載書把臂時彥揖讓古初

編紉積美藻續流譽

王虎如孝廉俊臣

養賢謹飭心不敢汰雖處安樂

常懷顛沛謝轍閉門書紳銘帶慎之又慎厥後必大

李養賢同年顧秀

岐嶷嶷才幹無雙鉤稽泉穀經絡家邦文爲餘事不儉不龐探

奇崑麗掇秀蘭茝

田秀岐明經寶雙

新甫豪邁善書楷字辨析形體斟

酌位置氣吞鄙人目無塵事侍從清華諫官昌熾

何新甫太史桂芬

莊俊逸曰從涓陽詩宗韋孟書法李唐霜蹄屢雲路定翔異

時朝請不棄珪璋

華梅莊孝廉長卿

半農文章藹然經術越縉生溫瑞

雲煥霽百決不匱六呂同律遜讓可親流風載述

姚半農明經璋

嗜學孜孜暮年濬講溝畎利緬爰田厥例數十其言數千以規

爲瑱自昔已然

王竹樓茂才鏐桂

少卿春秋漢吏斷獄雖有深文終稱

明燭爰書一定案牘數東却笑小儒五家局促

王少卿茂才護第

軒無

子長歎零丁有懷荔蕉式誕旗鈴老驥伏櫪雛鳳梳翎鯉庭聞

訓載守遺經

丁第軒茂才金科

淮揚保障惟但都轉拊巡商民不驚兵

燹祠供心香碑留政善晚觸秉鈞慈雲暫卷

但雲湖都轉明倫

宣之勤

學蛾子惜時五千年表十四經師有經有緯無濫無遺宜繼敘

錄付之棗梨

涂宣之明經

燈之蓉峰浮沈性不迂物境以日儉靡弗暇拂

長駕未馭奇苾終鬱聲靈塗泥夢斷啓敝

朱蓉峰明經毓楨

金門遂遠

樞密之寶大文在機惟善是親心能盟水交如飲醕獨來獨往

揮手時人

葉金門孝廉庭鑑

太守脫落好飲禮士宰粵守黔立綱程紀

搜剔連山圖經漳水是爲宦囊萬里廛仕

姚伯山太守來之

廉訪赫赫

功在海東眼同病虎志齊飛熊黑山解甲白夷挂弓暫息畫日

終駕長風

姚石甫廉訪瑩

毛公古簡萬世瞻矇石翁居之丹沙化煩包

孕魯韓凌轢鄭孔宜志學宮髦士訂詞

陳石甫明經與呂齋廣文泰山

巖巖趨善若驚疾惡維嚴古訓是式豪強所銜縱陽千里目斷

歸帆

徐呂齋孝廉國蘭

霞塢善詩聲名鵲起羯末封胡皮革杞梓擊鉢

飛箋談經說史雲水蒼蒼一洗塵滓

胡霞塢明經培系

曉庭觥觥小學

專門訓由音定悲以詩存家依大鄆夢訪河源形泰心病淡然

無言

胡曉庭明經厚明

昆原誠篤菽麥是業俠能火蹈言爲貧賒淪茗

同嗜成金無法身爲債帥拯予於乏

尙昆原布衣

莘堂同開結納恨

遲快於并剪密等吳絲知緣物蔽仁以週知予爲敬通君實尸

之

岳新堂布衣煥先

姑子鄴水如黨驚驚書法北海志守和璞不激不

隨載清載濁雖近膏腴終處堯塢

朱鄴水茂才華

天錫溫溫予之惠連

晴承律竹潤借河壩解帶寫抱乾儼無愆同憂若敖旦夕殷拳

家天錫從弟長慶

仔沒榮悴新故離合五十之年悲愉重沓歌馬期琴

如轡入輅我儀渤解百川容納

鄧石如鶴埵叙贊

翰墨文字石惟上壽潦鄉沙山聚木可遮胎禽仙羽山人尊宿
周侯詔之江皖三秀寺荒埵夷霜襲燹炙緋素幸存如睹斯籀
岷青蘇紅泉寒雲皴誰運鉅鋒是圖是寃厥文鬱岫居韓柳右
其書奇逸錢洪馳驟保翁作紀盛時耆舊天開此緣以待文冑
程汝翁象贊

昔余客授績溪之鄉君之良子從子書堂鎔金琢玉閱五星霜
間侍講坐語短味長召子結茅種樹種杭子遊鄂渚別君西翔
君爲營巢大廈之旁殷勤召隱繼商雒芳旣罹兵燹子心悲傷
水有虵虺陸有虎狼雖君之仁何御暴強狃狃元侯開府祁闡
謂君有子實時珪璋羈之翦之俾左戎行書疏諗子慰子東望

艱難既夷余返井疆君爲鳩工繕屋葺墻器用財賄下逮酒漿
兄弟婦子下逮獲臧古傳通家斯誼未忘二老相聚如話家常
相期百年歲寒同將何意暮齒君祚不祥三良迭故季婦亦喪
送君歸里涕出霑裳道山雲埋君形忽藏寢門之外淚盈目眵
文孫承蔭省試於場示君遺象冠服鏘鏘棖觸昔款悲哽靡方
聊識交誼告諸老蒼

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清端宜民之頌

六安涂公守江甯五年己巳春備兵松滬轍道攀轅頌美績
天生萬彙蒸庶蚩蚩朱幡竹符迺君迺師嚴霜比肅甘露流慈
千祺頌德祝之稷之鄭僑之與涉者不病子罕之粟一鍾相慶
秦築懷清珩璜勵行蜀開講堂文彩輝映明明使君蒞我南邦
害馬去牧生魚懸堂猾蒙醫法頑懦效良條目初政觀于四方

蕩蕩岷江塹南塹北賈舶估櫓魚腹充塞公作巨航拯之洄漈
安如砥石川后何惠公有廣厦哀鴻是依公有靜室寡鵠是歸
居聯以耦動不踰畿有饘有鬻吾綿爰作頌宮冶城之右
髦士挾藻奇童采芼訓道迪知小成大變戴弁吹笙較射酌酒
穆穆我公清勤剛明鉤鯨析理出入爲程勅懲黜陟人倫以精
矜寡食惠儒父寫誠學道日崇師古孔力弭訟無言宣勤弗息
格於同僚覃及異國下里作謌列郡爲則

汪梅村先生集卷四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五

江甯汪士鐸

文五

總招余自總角以後所及請謁者凡若干人而傷不祿者十有
至六十者僅數人是不五十不四十不三十又其甚者并不二十
高善慶雲卿賈文郁習侯陳景蘭趙香朱以均梧生皆不六十
張忠益臣張靜右之陳宗贊雪峰程亮祖寅工光祖耀堂羅榕
石林徐士濤于潮吳杰春卿薛曾源水方程瑋達人王大椿竹
人歐陽長山沛生長海岳庵徐蔭穀右之張穆石洲王步康履
素張知源文義江文熙紉安蒲彭齡仲默陳春濶秋濤車持謙
秋齡顧捷慶襲之楊天球余鳴杭大泉達之韓貽德立侯徐士
沅芷君辛之鳳鳴山方培厚載之皆不五十徐士澄海樓焦子
元桃溪孫允祺子祐泰士先開之士科掇之車淮竹君張儒球
仲銘業春維勤陳輅樸生厲式琯子雲陳士全純齋曹驊子先
馬品藻蘭坡高樞碩夫梅廷璜鶴堂際旭九日宗桂堂子山吳
蘭屏子香孫懷仁長之吳杰餘堂翁祿元穀香楊洪上子席
聯桂子眉王穀貽子式皆不四十管近仁子長近脩子身朱遐
昌福堂周熙周志珍甘所俊卿余鳳翔切于王家燮子和陳
鶴年仙梅彭斯扶承祐李元福梅生榮有才子半黃河清聖之
及余再從叔奎及長婿吳榮曾斐舟皆不三十薛廷鈐林執
忠孫承與顧襲之子及余中表蘇恩祿子受恩祥子祐并不
逮二十焉嗚呼之數人者或道蘊瓊奇或才呈磊異十口賴其

長養一家係之盛衰或客遊千里之外或旅食數年之久並以
不幸遽淪國寶是知泰山之條無閒於老少蒿里之悲無方爲
留戀恨百身之莫贖嗟半面之無期總帳八尺便同萬里清酒
三爵徒懷平生夢傳溫序之歸人乏少君之術以此言悲悲可
知也用抒宿慮以志所思謹按尚書孔注曰動不遇吉日凶未
六十日短未三十日折諸君履蹈仁義服膺詩禮束脩珪璧宜
受天右何不幸而罹六
極之罰邪是可哀矣

皇天亭毒萬彙兮物維倮而最蕃匪惟豐屯之殊致兮亦彭殤
之紛繁彼牆牯之戕其生兮與嗜慾之汨其原抑遭命而強死
兮或節烈之攸存雖鬼伯之促駕兮歸陰堂而無言塊獨哀此
英儁兮倏永辭乎故園去皤皤之怙恃兮別妻孥於寢門顧愛
女之零仳兮託戚友而淚潛浹焚楮幣之纍纍兮故衣去而不
溫瓦燈黯而失明兮悲風過而幃翻飯一盂而塵滿兮昌斐置
而不餐嗟逝者之不返兮泉某未能復其魂懷瓊糈以賄巫陽
兮叩閭闔而問天羿昇操莽之竊位兮甫杞檜嵩之攬權豪強

之橫行其鄉兮勢族之暴戾自專剛疏自遂而無道兮喜困辱
夫聖賢淮沂之刁悍兮盜賊充斥於陌阡蕩子之傾其家兮婦
長舌而嬋娟樛散之見棄匠石兮若駢枝贅疣之生全鰥寡孤
獨之無依兮欲負石而自沈於淵羌飢寒之交迫兮歎流離而
顛連是宜埤地上之黃塵兮赴泉台而忻然何饗釣天而沉醉
兮任呼號而不見憐值碧翁之投壺兮乃莞爾而示焉曰福善
而禍淫兮溫肅異其後先腐儒寶而教世兮奚強而埒之蒼玄
予深默而無言兮伊何從而覲此蹄筌惠逆既各副其名兮何
思兼得夫大年受氣有厚薄清濁兮修短之故以宣扁枿之不
遇兮孰爲偓佺

招魂

歲在噩吾日躔天竇汝沒既周始召汝魂曰魂兮歸來無上天

些閻闔詖蕩類齊煙些魂上征兮將益卑視世緣些魂兮歸來
無入地些上下四遊無定位些魂兮木強不能絜楹如人意些
魂兮歸來無徂東些鯁人夷賈妖妄同些魂惡術數不能爲叢
些魂兮歸來無適南些錦繡珠翠愚夫酣些魂甘淡泊必厭其
貪些魂兮歸來無西征些王母印度怪隱營些魂距釋道守正
不行些魂兮歸來無北轍些元冰寒門六月雪些魂無見閻祇
益其拙些魂兮歸來無適山些羊腸猿徑鳥道攀些魂不驚時
趨往逾艱些魂兮歸來潛九淵些曹娥叔雄導汝前些魂知孝
父二女比肩些魂兮歸來宜依死母些剛毅木訥質自守些時
巧佞給懲厥心而棘口些魂兮歸來宜入城些婉婉汝妹祝汝
無生些魂往從之怡素行些食草相讓鹿呦鳴些汝僉耐貧茹
荼蓼而適情些椒漿紙錢麥飯盛些相憐絕望泣同吞聲些魂

兮歸來夢依吾些汝守吾訓自殺其軀些懲羹吹齏若吾愚些
惡泰持盈黽勉有無些憤時嫉邪如焚濡些閉戶自精圖史娛
些膏梁文繡之不義防炭塗些執爨澣濯縫紉俱些持勤補拙
事爭趨些吾以此賢汝世或殊些魂兮歸來聽吾言些汝生一
而死十死非冤些汝早嫗兮死之原些成禮半月無子孫些黃
巾赤眉遭時屯些威姑持門無田園些老父尙志固籬樊些母
氏劬勞薶郭墀些母族斬焉鮮弟昆些硯田筆耒弗飽弗溫些
失愛後母涼無恩些方枘圓鑿莫繫援些惟媚爲姒成夙敦些
艱夷旦夕麓與壘些求汝之生草無根些豈汝之辜戴覆盆些
天帝方醉兀昏昏些守禮而殃不足論些天策鵠首地天翻些
泉台廣博浩無垠些汝祖汝妣于彼存些有妹有弟敘卑尊些
重曰徐璫之原高以崔徐璫之潭湍以回魂兮思父江之隈往

告汝妹偕以來嶽崑碣礪峯四圍芟飢穰靡草木腓汝父竄伏
生理微其米則珠羹則薇天荆地棘毒霧霏霜寒翼短莫能飛
銷鑠瘵傷土德機余壽弗將汝安依衣苦帶藻梲亦稀紀季之
義叔可歸顛沛瘡疾寒苦饑夕強排遣晝歔歔果再逢修蛇封
豨致命遂志蘆之碕涼飯一盂汝少嘸教汝朴弗囂汝襍淒淒
漉漉衣履激來可追既往不譏鳳仙木犀菊苗肥借書在几畫
作犀孔曰忘憂顏庶幾魂兮歸來是耶非

說作文

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此各因其質
之相近而無所矯揉也擇而守之勿貳二勿參三懼其龐然而

一解如君子陽陽兩解南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

山有臺五解之類是也曲之前如詩孟斯羽旆天兔置膠木之類趨與亂在曲之後亦

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按趨亂異名同實楚辭之亂凡

樂之歌只一人瑟若笙倚其聲儀禮鄉飲射獻工與笙只一人

是也非必其長特歌與笙其長者爲之者多爾句尾每三人和之所謂一倡而三歎

一和笙而三笙故工與笙皆四人也卽閒歌亦然無他樂音也

器謂之音至亂則八音偕作如關雎之末章所謂關雎之亂故

人謂之音始能洋洋盈耳也初作亦然所謂始作翕如卽艷也其

純如則升歌嘏如則笙入繹如則閒歌以成則亂皆以聲言之

也凡二南穆木蟲斯諸詩之末皆合聲也與他聲異鄭夾深言杜夔所習於三百篇者

惟騶虞鹿鳴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

年惟得鹿鳴一篇至晉室而亦無傳此豈以其詞言哉亦以其

聲音之也

如陽關亦以聲音之後之人三疊第三聲皆言聲也東坡詩卷十五之十三頁注引東坡詩話所言文助

長官云陽關詩首句不疊餘三句皆每句再唱之曰三疊其首

句爲七聲白樂天詩聽唱陽關第四聲乃勸君更進一杯酒也

此所謂後人以聲曲歌之曰陽關曲猶清平調小秦王菩薩蠻

鷓鴣天浪淘沙之類各詩一調不相同也故謂之聲詩乃詞也

又坡詩十五卷之三十六頁有陽關詞三首無一言及陽關者

乃以此聲歌此三詩也故曰陽關三絕注引王立之詩話云其

後山谷在黔南按樂府錄四十三卷云大曲中羅敷夏門何嘗

以小秦王歌之

三曲前有艷後有趨碣石一篇有艷白鵲爲樂王者布大化三

曲有趨白頭吟一曲有亂其東門西門西山默默園桃置酒洛

陽令七曲無之大曲凡十五也今飛來雙白鵲三十九卷下注念與君

離別四解之後下爲趨又何嘗快下注云少小相觸抵下爲趨五解之後

曲前爲艷王者布大化下注將抗旄與鉞五解下爲趨步出夏

門東登首陽山下注蹙迫日暮下爲趨朝游青冷上爲艷其白

頭吟下當注斲如馬噉箕上爲五解下爲亂四十三卷爲樂未幾時

四解下飲酒歌舞下

今誤作上

爲趨二十八卷日出東南隅下注解

歌

曲前有艷後有趨

未註趨之詞

其三十七卷雲行雨步三十七字爲

艷東臨碣石以觀滄海之四解爲詞

其艷詞不可解也

據此疑三十六

卷晨上散關山之四解願登泰華山之五解每解之前皆艷也

漢魏以後遂無之蓋艷趨亂皆出於國風而雅頌無之雅主詞

琴瑟音多頌則金鼓鐃鐃罕單弦獨奏者風則艷趨亂皆備八

音惟中間之詞用絲若竹若夏門之詞惟朝游青冷二句爾

詞聲不分如聖人制禮樂五十四卷公莫舞

同峽蝶行之類六

十一卷皆長言也今崑曲有一字數節者

今日板

是樂記言說

之故言之也

歌之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是也長言之則一字而備

數音故詞爲聲消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則一倡再三歎也

晉

志所謂其韻逗

留曲折者聲也

記聲詞

詩自爲詩詞也聲自爲聲歌之調也非詩也調之淫哀雖詩之
莊雅無益也樂記之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風小雅大雅頌及鄭
衛宋齊之音論語之鄭聲皆調也如今里俗之崑山高平弋陽
諸調之類崑山曄緩曼衍故淫高平高亢簡質故悲弋陽游蕩
浮薄故怨聆其聲不聞其詞其感人如此非其詞之過也樂府
錄七十九載商調曲之水調歌聲韻怨切王令言聞之謂有送
聲而無回韻煬帝不返矣錄又載唐曲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
六疊爲入破而第五疊爲最怨切白易居云不會當時翻曲意
此聲腸斷爲何人今按其第五疊云雙帶仍分影同心巧結香
不應須換彩意欲媚濃粧未見其爲最怨也然其前四疊皆七
絕言征戍之雄此以五言收之其入破六疊前五疊亦七絕亦

言征戍之雄及君王之寵而收聲之第六叠爲徹亦五言云閨
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君門以詞觀之似
較前爲怨切而唐人反以前爲怨切者必其調之不同也如堂
堂之爲角調涼州之爲宮調大和之爲羽調伊州之爲商調以
詩觀之同爲五七言絕句爾未見其爲某調也此非以其聲歟
又如思歸樂爲商調而後一曲犯角今觀詩晚日催弦管春風
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此前一曲也後一曲云萬里
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未言歸以詩觀之烏知
其爲商與角耶又如霓裳羽衣曲卽婆羅門法曲也不觀其聲
不知其如何側艷矣然其詞曰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
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此豈有台艷傾城之
語歟

說蛟

蛟蜃屬似龍而無角者也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其卵大如二斛甕亦不等蛇與雉皆能化之高誘注呂覽蛟有鱗甲皆害人晉太元中司馬軌之善射雉將媒下翳此媒屢雉野蔽遙有雉人咸怪之張華曰必蛇妖所作搜括之果得蛇又武庫中忽蛟說所引於易離為雉其互巽為蛇是二物有相變之理冬無蛇夏無雉殆亦有變之者歟俟考凡非類之物交精淪於地雷有聲則成卵下達至泉積久大如輪乃以次上俟雷雨而出離為飛凡蛟辨之以七事山林川澤之阻人足至冬無雪其下暖夏無草禾苗庶草上騰鳥不集土色赤黃氣上騰朝黃若霧夕則黑地有聲卵既故鳥不集土色赤黃氣上騰以星夜遠視之地有聲成感雷聲自泉而上其地之氣色亦逾明未起數十日遠聞似秋蟬鳴悶手中或如醉人聲此時能動不能飛及漸起離地三尺許雷漸大不過數日俟有形將發時地微有裂痕或有水一線逆雷雨即出而為害矣有形而上出亟以婦女有冀溺器覆之即不能為害設遲至水大殺之以九物以銅聲驚之鐸屬銅以鐵雖覆亦無益矣謹之

器鎮之行海者鐵不用以巨槌利刃斫之所以漸臺子羽以燈火疑之
縣高以穢汚厭之以黑犬勝之以石灰爛之石灰得水即煮以鹽滿滲
之鹽善下凡蟲以荆汁毒之遇木則死夏秋之交五六七蛟將
起其初俱弱非弱無頭無尾令鄉民各眠其深山穹谷之所辨
其近似者水潤則恐其沙而掘之淮以南多蛟而少蝗其北多
蝗少蛟蛟得深水而止北方深水故為害少說文魚滿三千六
伐者有金鼓也其害江西安徽最甚其性愈掘愈下至青沙
堅不可入則旁移他處以新石灰煮之死則極與偷用數尺或
丈長大鐵錐周刺其旁令不他徙再用鐵錐刺其中川有梁者
以貝為度亦一法以錐刺速掘地緩能使之徙也
蛟旁出疑舍宇眾者蛟上騰亦性疑也其力及一舍水之流可
過此非其波及丈餘身之長其廣視地形深地地形平衍而水散
所堪也其時不能日一周其餘波多亦其勢趨大川大川以達江淮
也其時不能日一周其餘波多亦其勢趨大川大川以達江淮
河漢故蛟趨入焉

同治上江兩縣志敘錄代

敘曰金陵東南大都會也帶北江以數席佩蔣阜以垂屬東連
三吳通財賄之利西引皖楚致材木之用天門峙其上流浦口
控爲犄角田塍塗泥風氣愿機七姓因之遂攬賢俊務戰守以
開伯業城闕府寺婉於二京然得人則興匪人則亡雖不專言
於此而此則南省之鈐轄於英賢尤所仰望也是故語其蠶理
非兵車所能轢然獨不有徒卒乎語其長技非同軌所能勝然
能概諸異域乎文教被於多士刑賞信於編戶然可格豚魚未
必能格豺狼也以弧矢威天下之睽富強佐道德之敝非節於
舊典者所能知亦非簿書錢穀之吏所敢言也同治十三年祥
芝紹盤承乏首邑求舊志讀之不可得慨文獻之無徵悼前軌
之可惜

道光二十六年上元李映榮江甯范仕義謀於湯貞盛
公而延邑人金鰲楊大培江士鐸張寶德陳賜管嗣復

等於鳳池書院將開局矣時寓公有張敦仁方體邑人有廿氏
津逮樓陳氏樸園皆藏書極富而朱緒曾司馬所藏江甯故實
書尤眾皆可借閱也惜為邑子某以索修金未遂阻撓於上憲而罷聞諸父老曰建康金陵間有

藏者正德萬秣諸志蕩焉無跡入我朝府志修於康熙七

年陳附江甯志修於康熙二十二年終世再修於乾隆十三年

袁枝上元志修於乾隆十六年藍應至嘉慶十七年復修府志

呂燕道光初上元復有武志武念迄今去武志踰五十年去袁

志幾百三十年而諸志亦存世者寥寥惟呂志向夥得非以其

修於惜抱義法謹嚴故耶呂志姚鼐秉筆詳於乾隆四十年賦

及無益詩文志中義例最佳者思重修之以存今式顧以亂後貧瘠經費拮据

各上憲為籌閒欸千金俾延賓客迺與邑人方伯雄名俊道

進石東山名楷安徽候補道兩觀簪甘曉庭名署正孫澄之名文司馬

汪悔翁名士孝廉公議之悔翁薦其友甘建侯名元陳雨生名

劉恭甫

名壽

朱崇益

名桂

朱子期

名紹

五明經分任其事遂

於同治甲戌莫春之望設局於城隍廟故址以收掌采訪文字

既而子期以外艱回籍

人

崇益以授讀無暇堅辭又屬建侯

小病復延何善伯

名延

李廉張治秋

名

明經分任之事迺就緒

建侯分修聖澤撫佚二卷山水城廂三卷則與善伯同作者大

事兵志名宦鄉賢忠義孝弟五卷則屬之兩生藝文金石祠祀

古今人表古蹟表四卷則屬之恭甫耆舊則專之治秋田賦食

貨學校建寅方技方外六卷則屬之恭甫耆舊則專之治秋田賦食

三年以來兵事及圖說五卷則收掌之陳月江接吳申甫崧慶

兼任之忠義貞烈二卷則秦君伯虞所蒐輯而烈女則方君子

訪而補訂也

是年之冬其書告成凡為卷者二十有八吾二人

者同商訂之作而歎曰實錄尙矣繼之者宋之事蹟類編其後

作者十餘而或傳或不傳殆亦有幸不幸也

按以志名者自史

之慶元惜皆不存惟周應合為馬光祖所修之景定建康張用

鼎所修之至正金陵二志厘存其張志前戚光所續及明正德

十三年管景為白思齊劉雨為王誥所修上元江甯志萬曆十

六年李登次第為程三省周詩分修兩縣志山川屬之盛敏畊

人物焉之顧起元可謂得人而亦不傳其後汪宗伊有應天志
志陳沂有金陵世紀南畿志金陵圖陳錫有金陵志今亦佚
國朝知府林天擎改汪志爲江甯府志康熙七年張怡爲陳開
虞修府志廿二年戴木孝爲終世燕修江甯志六十年唐開陶
有上元志乾隆十六年何夢篆爲藍應襲王孟亭爲袁枚分修
二縣志嘉慶十七年姚鼎爲已燕昭修府志道光四年陳斌爲
武念祖修上元志今城書家無多惟陳已今茲所作吾能言其
二府志終藍袁武四縣志特存餘俱佚矣
誼焉惟古有訓監於成憲郡縣之志昉於圖經浸淫枝蔓府
史傳詳略之例可得言焉湛恩龐鴻富慨九有損上益下惠我
南畝記聖澤第一若夫仁政嘉猷炳然昭乎宙合者非方志所
敢妄載也治亂興替言行可迹歲歷二千摻討舊籍記大事第
二若夫瑣聞小說前史譏其蕪穢者非後人所可蹈轍也前爲
龍虎後爲蛇鼠匪峰巒之異異者牧圉考山第三若夫瀏覽名
勝其詞章不可勝載也天塹滔滔厓限乘馬彼有蒙童乘風上
下考水道第四若夫洲渚漲坍蓋月異而歲不同也崇墉四周

以里計者九十又六攻守俱困且大郡耦國墮之爲福考城廂
第五若夫官廨學宮之圖式固天下之所從同也富國在農食
足守固輟耕鶩外風氣可懼考田賦第六若夫附郭公費之區
今時未議俟後賢補志矣國貧則弱民貧則亂雖諒勿驕雖勞
勿憚考食貨第七若夫戶口之息耗物產之大同者固不煩子
墨雜誦也華以農立國以儒術爲教雖瑣瑣時裁不足言而大
誼則原本忠孝考學校第八若夫采芹藻備弟子員各邑之不
同者宜書也勇者將所募子弟之衛父兄也兵者舊所設胥役
之事公卿也然烏合市人非勇城守防汛是兵非兵考兵第九
若夫帳房器具口糧之數營制各殊不可殫記也宗伯司禮曰
鬼神元眚民報本非云祝釐考祠祀第十若夫二氏之院寺則
淫祀而已固不必詳載其原委也令威之歸僅存城郭伐木範

土迺勤營作考建寅第十一若夫物力之隨時消長者安可書
爲成例哉南山有梓北山有石楮墨不存好古之責考藝文第
十二而金石附焉若夫未箸錄者皆其未授剗剔與有司禁約
之文也古人好名有題名碑近人逃名而務實故并碑無之譜
職官第十三若夫年月之舛訛丞倖之繁蹟案牘無存不能不
略也鄉會所進若而人立德立功立言若而人有碑碣志傳若
而人湮沒者若而人譜貢舉第十四若夫明經歲月之紊所不
得免也柏舟之節今人不乏金石泐有時而婦志死難不可劫
譜列女第十五惟其甘苦年歲多無可稽爲憾爾行實旣湮畱
此詩若筆丹青可渝名不可軼譜古今人第十六惟繙書不多
闕漏所不自諱爾去之莫能言其理焉存之無從辨其陞焉去
之可惜則存之可喜焉譜古蹟第十七惟搜葺有未徧爾琕穴

禽渠深惡羿羿春秋之例概書曰盜譜咸豐三年以來兵事歲月第十八若其無與粵逆及小勝敗則從略焉斷脰陷胷一瞑不視慨慷一轍豈名利之市譜忠義第十九若夫未立局以前與陝甘雲貴之靖難者無所采訪足悲也從一而窮猶婦常職今茲實身誼關家國譜貞烈第二十特事實拘於來告者之略爾今之省會辟古京兆火之烈瘡於水之懦故治稱張趙錄名宦第二十一至大德不德者或有所不傳矣一鄉善士非云貴勢清芬所遺模楷百世錄鄉賢第二十二惟舊志有可疑者未能毅然正其典爾庸德之光充於天地傍茲宮牆率馬以騏錄忠義孝弟第二十三惟諸賢軼事無所拾遺爾德藝齊乎曩賢縫掖貴乎黼衮其徑可墾其塗未嘗擬其由性所近而鞭策其羣錄耆舊第二十四惟語異繁簡不可繩以史法爾禁方六法爲

藝術其桀出者十之一大耀於時小暉室錄方技第二十五惜其跡已埽莫或證之矣四鐙告燼臨濟神女几山人善全眞近派師法愛貪噴有美窈窕倚市塵錄方外第二十六此固不必求詳以其外之也地有至到不容忽也代有因革不容沒也彼界此畀不容越也故宮古城不容闕也爲之圖條其沿革第二十七未能履周其山舟游其瀆爲悵悵爾古人鉛槧有密有疏攬而綱之比於虞初誌摭佚第二十八然亦擇其爾雅者焉於戲偏隅之地昔爲都京內有子布之剛直外有公謹伯言之武烈江表所以小安也既有茂宏之忠略復有士行太眞之威望建業所以無虞也無競維人下吏亦仰承風烈後之覽者庶無深贖於省垣得失之故矣同治十三年倉龍甲戌十有二月

附錄商例

修志之役創始爲難脫有舊章則述者謂明率由書之戒於安作至各家繁複采擇必嚴前人小失疑事毋質闕而不言古人所重不敢詆訶曩哲自矜博辯

舊志以近爲主公羊子所謂所見之世也武志最近惜同時江邑無志此不得不以呂志爲憑惟其書義例發於姬傳而修纂資於弟子辟之晦翁綱目未必盡愜人心然其棄取頗不苟也有識詳之

周志陳志所見詩集最多呂志詳載賦役全書然全書已屢修改今更殊前謹準涑水成例詩文概不濫登民賦則詳載近章不敢不慎至戶籍所以定徭役風俗所以上轡軒班氏前型原當恪守惟丁口旣入田賦非審編無從周知民風則主少客多去畱任意在昔或風希鄒魯邇日則味各酸鹹匪風下泉不勝

儻歎故皆闕之

山川故籍人知不敢妄證矣至近志流俗立名皆指一峰一渡遠或數里近纔里餘邑人名從主人之師法久失其傳今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於所不知蓋闕而已闕者諒之

采訪不容不周余驚門所以箴潤泉也然咨諏雖詳而權宜紓一時之禍神怪惑細民之言華夏內外宜衷春秋此外羽士緇流相沿在昔略記大致不必求詳

古籍散亡亂後更無一鴟之借至正志所引書目已十八七八明藝文志所載寥落更多一二存者半屬小說徒塵縑素太雅見譏以爲外篇附之撫佚

六志在前蒐羅已盡後有作者何以加諸今此所增不過人物願輟蔑不言無以見知於叔向故鳳皇無采不異家雞然王徽

直節恥入鄉賢竹垞戲言不願兩廡闔修君子辟世逃名聞之
稍遲請竢續補

班氏作志已有自注趙校桑經亦云酈亭本有自注五代史注
或云歐公託名徐氏自說其例特綴文不多讀者每忽而不察
然既發自曩賢不妨波瀾之推助裴松之之於三國此所師承
也

通儒閻百詩有言統志何必志人物其言誠然然州縣志不純
乎圖經不得不借以點綴特六代帝都仕宦之賢與南北僑寓
游學之士自有本貫爲之記纂異地不能悉其生平若邑人宦
學在外於桑梓每從棄如寄訪雖殷無由知其崖岸其先正諸
人事蹟赫然於正史宋元以前亦只敘其大致注以詳見某史
惟明史修自 本朝設聞流傳尤備故采輯稍多閱者分別觀

之

裴氏說圖空前絕後明朱思本及地圖綜要始髣髴其規模我
朝康熙乾隆兩朝輿圖超過萬古此外惟畿輔義倉圖寶慶
府志懷遠黃陂二縣志圖計里畫方最合準望茲賴方伯梅公
惠以制憲李公所刊新圖摹以入志庶幾彌縫舊志之闕

達而勿多約則鮮失此戒世之買菜求益也鄉壁而撰若干景
以及官寺學省雷同之圖文牒官符胥吏之語甲乙典簿金石
署標邑賢鄧九日所譏也裙屐佳麗逮十六樓前事之秣風俗
之憂也載柞載芟一聽之知我罪我

私家新書自當成於一手至於官書皆資羣力

通鑑統志若此其最佳者

間方志鼻祖首推許嵩然實錄具存無難探討稽其文筆殆將
四人今茲分修實倚同志特創一例各載姓名進不掠美退不

辟謗李善注選本有微猷惟日月不居事多乖志用鼎在昔情
抱在近考其成書不過數月不受迫促非所聞也

杜氏說經遂撰釋例今惟事增文省取法新唐舍此而言別無
達例要在因文以紀實準義以規時前後則美惡不嫌同詞彼
此則是非不能一律至於寸長尺短羽重金輕則內恩內惡之
不同爲諷爲頌之異誼音在弦外尙祈鑒之若其舛繆牴牾遺
漏繁瑣著之篇籍安敢護前規杜糾歐是在直諒多聞之友矣
氣化遷於上者莫可挽矣人事變於下者無可因矣所能記載
於前者陳迹也所能修纂於今者秕糠也世有仁者赴機於括
之未釋徹土於天之未陰使我衣冠優游沐浴聖化則此區
區之詳略得失不過補殘闕備遺忘準前哲不虛作之苦心因
萬不能得一也

私家箸述不妨勤於畢生若志則本屬官書必當刻日商訂其中檢書未徧采訪未周同局疚心限於聞見續有所得惟冀後之君子依類增補此清河志之成例而斯志之所仰望也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五

汪梅村先生集卷六

文六

江甯汪士鐸

竹山胡氏斯馨書屋記

益陽東南小山陂陀逶迤曰竹山有老屋若干楹蔭以修竹帶以清流曰斯馨書屋胡星躔先生讀書處也咸豐辛酉余以通家子謁先生於茲先生曰此吾先君子之所締造也迄今十又五年始克有成蓋一室之艱至於此余則以爲此先生之善承先志也使先生怙其貴盛以威福行郡邑閒方且闢基表植堂隍孔新丹漆木璧之華塗腹企棘之澤不勞而自輯而乃春葺一椽秋覆一瓦至是而廛完也亦可知其廉於取而謹於行矣於庠余行天下多矣見有故宅焉塗人指而詬病曰此其祖若父股人脂膏之所營也又見大宅焉塗人望而式之曰天道之

有知也是其家仁厚廉讓宜其至於斯而未已也蓋賢不肖之殊雖行路有不能沒其實者先生以文學世其家束脩名教跬步不敢踰於矩其真可謂德之馨歟室不必甚敝軒不必甚華而基之以敦學篤行以待後人式擴之殆遠遠而無極也已

胡映塘公祠堂祭田記

代胡文忠公

古者公卿以下有圭田王制曰圭田無征名爲圭者欲其昭絜白而厲廉角虞隕越以對敷王命也高祖映塘公隱居樂道以清德純懿遺我後人洎先光祿公擢高第官禁近皆束脩古訓慊然懼不能迪光先人蓋有如縑藉執玉之謹也至於林翼受國恩益厚倚畀益重夙夜祇懼深以不能事事負

天子知遇而貽先世玷然六年以來總師于於外不能涉資水瞻望松楸也霜露戒寒刁斗夜靜旁皇營帳惛然自喟不如爲

諸生時得以春秋仰視桷桪而親煮蒿之爲可盡心則更潛焉
涕出而不能自己節積廉奉至歲□□始能購田若干畝以備
享祀非敢緩也夫子孫之欲敬其祖宗祖宗豈不欲見其孫子
使以不堪質幽明之貲碩爾羊豕奏爾琴瑟飾爾尊俎則冥漠
之靈必有愀然不安而弗歆其馨香者林翼之爲此亦庶乎不
背吉圭爲饗之旨云爾於庠林翼服官中外垂三十年矣魚菽
之薦未嘗躬親焉思先世之清風高節無時不赧然內媿而鰓
鰓以能備祀田爲盡心吾祖必以爲不肖也已後之人其守此
清白知祭不必期豐而家聲不容稍隊也哉

湖北胡文忠公祠記

代嚴中丞

皇帝嗣服之初益陽胡公薨於位

上聞震悼旣諭祭子諡命祀賢良祠以寵異之矣又

詔兩湖暨本籍咸立專祠以祀所以 隆眷之者絕殊於是湖北奉 旨作廟黃鶴樓之側其故吏蜀嚴樹森時繼公位實董斯役祠成迺額手嘆曰於鑠乎此 國家勸忠旌伐切廟有位之大典也向非公之忠純貞愨撐拄一世何以受此而無媿哉方粵賊之張也蹂躪徧江淮以南諸行省眾無慮百餘萬所力爭者惟江漢當是時贊綸扉綰兼圻專斧鉞者前後數十人握軍十餘萬糜帑千數百萬卒之城邑破滅以百餘數黔首塗炭以百餘萬數得無鎗銖而破軍失地之報日相望

聖主赫怒或黜或囚或竄或殛或輓車收之乞命海隅不少貸公獨以牂牁郡守積功至巡撫階至太子太保冠帶至一品蔭子至騎都尉

聖主之知人善委任所以榮其生也如此軍興以來文武羣吏

藥血郊垌橫尸川原亦惟吳文節塔忠武江忠烈羅忠節李忠
武足易名爾他雖結綬致命而人心未謙且追褫其常典清議
不可以幸免卽殺身亦不能贖也而公內祀 邦畿外廟食治
所及鄉里上下以爲宜以謂

聖人之酬庸身後者至當不易又如此漢元始中詔祀百辟卿
士有益於民者若蜀文翁九江召父之屬公以文武烈上踵古
哲江河交流固他日橫槩躍馬之地也山川雄偉豐棟修臺練
時 日有司薦事醴芬牲膾禮備樂洽賓從晏娛釃酒旅酬其
必感於此而勉自樹立以繼公所未竟之勳矣爰述公功以爲
歌詩其辭曰

祝融降靈載誕賢輔握璣蹈鈐陵燕轡許虎符守黔掄虢惠寡
陰陽沴戾日繁羶獮巍我三事古擣噤語賊睨而謔如刃割腐

郡國猶掇遂盜曷土頻陷江漢百萬豺虎公來援之有眾三旅
糧無宿春土無片堵壘于塗口利疚罔貶上相勰翕英傑擢茹
進隘其肱退屹以鉅陸馳水擊壞門斧戶天網四布披穴磔鼠
鄂沔斬黃復我土宇北綏冥暵以靖申呂西奠襄鄖東戡江渚
其血殷阜匡廬之野偏師徂南衡寶丕敘徂徠東征于澳于阻
濤霍司空胥樂我所至于樅陽如羽斯舉賊伏股慄愾公威武
公之行師無成規撫虞賊嚮背與爲豐饗大利弗趨交城弗怒
有聚其屯無散而處疾戰不攻高蹇遠敵洗洗良帥拔置肱股
聯以忠誠期續厥緒太白所指莫敢逆牾翳昔曁臣廉明勤苦
六計九賦鉤觚文簿公才優優視等鄒莒旣嚴旣明灌以時雨
凡厥庶政肩其難者建業巖巖方軌將下公攀弓劍寬其腰

荷

帝襄公功南仲山甫

帝嘉蓋臣 錫茲醴醕迺抗旅楹迺藝文招遂龍弦鳳莎尊禾
羊柔豕剛博稌搏黍霓旌猗儺桂檝容與吏民襄敬跪拜偃
儂鄴飫成禮弓刀競舞靈風降祥保我士女

湖北胡文忠公祠記

代官中堂

昔周宣王中興撥亂命邵穆公削平淮南首敏大功錫以土田
卣鬯詩人美之爲作江漢蓋功力允塞福祿弗缺焉益陽胡公
開世篤生時則蠡茲粵逆盜襲吳楚

顯皇帝神聖英武命公巡撫知公剛毅明睿必能肩大事剔大
蠹蕩大難也公揚旗虎視底定鄂疆進劉豫章晉熙以荒若春
秋之伐叛德之威也決癰灸疽滌貪刮墨賦稅以平訟理以清
若詩之惡碩鼠德之明也規賦誦諷如海納川際高夷崖大小

翁合若易之虛受德之謙也英蹇翹升以策以馬登毗郅治上
下康乂若禮之自其口出德之宏也盍醯配鹽斟其溫涼石摩
甄培枿其齟齬若書之同寅和衷德之公也公志剴銳吳越同
我熙皞故搜揚雄豪以備東邁天不憖遺厥功未遂 朝廷震
悼所以崇飾之者甚大而備余與公始終同官左右提挈爲弟
爲舅惜公功未卽而其德或湮則後人不識

天子所以嘉勞蓋臣與公所以靖獻報上之意爰揭功德以眎
寮案復偁詩終之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又申期以召公是似
後之賢者其有感於斯乎

皇武惟清泰極偶否天眷至德賚以卿士赫赫胡公作撫南邦
懲茲羸卒飢潰相望篳路舊俗樸誠果毅公拔其尤呼吸一氣
爾我子弟我爾父兄訓卒數千當百萬兵陳師四征羣賢疏附

于薄于皖如羽斯舉予耄而惜公謂爲兄尊酒談燕披襟見說
公籌庶績得人爲首屏逐文巧登顯粗醜漕蠹殃民二百年餘
公疏減之人命以蘇何疾不煦何幽不燭廉直高遷漁牟爲僂
魏薊龍門訐訐燕台髻薜始棄棟桷儲材小智克伐詩云予聖
惟公勞謙不柔不競國用強阜俗再雍熙士舞農歌同祝

帝釐

帝酬殊庸瑀戈繡黼黃流柜鬯廟食千古公伐龐峻

帝澤延鴻相期來哲踵武我公

鮑庭記

鮑庭主人富人也遭亂不能自存乃鬻技於鄂關所賃廡蒔以
花竹而請字於余余扁之曰鮑庭或請其說則將應之曰子不
觀陸氏釋文所載蔡氏之言乎今主人能醫不能生死人能卜

不能通淫神能文不能效過秦能書不能楷與行能畫不能不
師關荆非馭之技乎或笑曰有是哉請繼以銘曰碩鼠碩鼠殺
雞爲黍春旰秋夕歛扉下顧滄海橫流此爲樂土我驂于靳各
安其所客和曰碩鼠碩鼠力田有麥疑者得明病者見德碑版
文字光乎四國賢不自賢古之遺直主人訢然有閒曰碩鼠碩
鼠不秀之苗六孔皆塞四體不勞長辭家山稅此近郊鶴雖暫
棲寒誰與號

白雲書院記

蓋聞廨鄰馬隊續之未許談經館闕雞鳴次宗於焉講學自貨
殖盛而儒林衰閭教息而家塾廢禮殿賃夫蘭若精舍廁於茅
茨而山鄉社主蕞邑道流棲止雖有叢祠周繚不庇巫覡則更
無木蘭之間鐘慈恩之下榻矣馮君鏡堂有唐之考卜邑北山

之陽翠微之間雲霞之崖如堂者密厥壤數畝創其壑密夷其
庭廣周以崇竇巖以堅石爲屋若干楹顏曰白雲書院迺基迺
植旣腹旣聖其庭陞足以習禮容其室宇足以資講誦其奧而
寬者足以備燕息其棧而曠者足以寄歡詠門廡庖廚敘其次
牀程櫬几儲其用櫺栳櫨靡弗碩清冷安甌靡弗宜人殫其
慮殆無以易於是吳會東西徽嶺南北章逢弦誦者得安宅焉
夫謹筦庫慎出入者守泉之賤虜市田宅謀積箸者趨時之駟
僮飾裘馬而美器玩漁聲色而交權勢閑閤無不高池園無不
麗甚或桂棟葯房以奉慈氏步櫚曲屋以媚婉孌此季世之俗
懷富家之恆態間有諷青衿而若刺筵蒙泉而思養而乃講堂
迺於閨闈鹽屋滄以會計糴雜子女零星米鹽牛馬呼於聽觀
鴻鵠至於寥廓以此論學草宅禽饗而已馮君產財中人性獨

上善節餽餼肥腴之奉捐袪褻繒綺之華器具無雕琢之觀趨走跬捷給之僕章知愛之勸沮創宏鉅之規制鳩工飭材閒以稱貸祁寒甚暑躬親拮据卒使不其淹高密之車緩也呻裘氏之壤量功較德豈不賢歟君諱飛鴻太學生績谿人取胡氏春秋六十有二丈夫子六人長登茂早歿次恩沛士俊熙文士英維揚咸能嗣君之志熙文庠生餘皆武庠生繼室以石氏無出諸孫二十餘人他行不書懼勞更僕贊曰蕞苴壤堅蔚爲儒塵若彼力田必逢年非此其身于後人

金陵陶桓公祠記

穀城片石專祠曾紀夫留侯峴首豐碑遺愛尙思夫羊傳威揚虎塞朔方傳蘇武之勳廟壯龍編銅柱想伏波之績然雖功高往代祀迄來茲績銘景鐘食配豕土要未若晉太尉陶桓公之

盛也公之忠純明肅允文允武弼亮歷世戡定羣醜功名之赫
福履之綏載在晉史無煩覩縷獨其手翦鯨鯢親夷梟獍一匡
社稷再建淪鼎有大造於典午宜尸祝於金陵者其事可得而
詳也原夫翟泉鵠出鄴苑駝荒金精合鉉刑神秉鉞王茂宏以
夷吾重望而攜子出奔卞忠貞以都督禁軍而結綬報國九州
牙蠹莫伸貔虎之威六郡良家盡化蟲沙之隊飄零衛士嵇紹
之衣無間跋扈將軍侯景之舞先見斯時也三綱淪胥兆人塗
炭申息之門不啟泗淵之鼎幾沈火建章而兵譁照甘泉而鋒
逼殿有蒼鷹之擊圖遷石馬之謠惟公統九節度之師受上將
軍之鉞運籌則天地變色叱咤而風雷頓生南郡樓船西陵强
弩三郊三遂罡風生鳥隼之旗九地九天太白耀龍蛇之陣遂
乃壘營白石鋒指朱航斬王莽於漸臺殪蚩尤於中冀元女授

律爭搆富父之戈枉矢燿芒遂懸樓蘭之首嚴城靜析寶厯重
膺方諸桓文彼有慚色石頭城者卽公斬蘇峻及其弟逸之所
也蛟蟻巖薛與投鞍而爭高淮水淵深曾洗兵而載戰行道慨
慕士民景行夫纓布匹夫之義猶配社公桐鄉下邑之官尙留
廟貌邯鄲公子爭欲繡絲豫章先賢式存畫像朱穆圖形於冀
北韋義立廟於廣都矧公宗功崇德焜燿青史而箕尾一騎實
沈不祀準諸祀典不惟闕如屬在頑廉何以興起道光丁酉公
裔雲汀宮保迺於石頭之陽博山之麓爰究爰度是斷是遷特
構專祠并刊樂石立象祀焉禮也緬惟君夷分陝則勿翦見詠
錢鏐在浙則表忠留祠以及諸葛之營沔陽乖崖之泣西蜀麾
幢所至氓庶興感則今之拜瞻簪笏慨念徽猷者庶乎勵其百
行慕臺孝威之爲人觀乎九京懷隨武子之遺德矣敬揚大烈

廷伧將來其辭曰

於赫長沙蟬聯陶唐舍佐赤帝啟彼漢疆散閔比烈圭冕以光

慶衍司馬式是南邦其一桓桓司馬篤生尋陽敷歷交廣鎮撫荆

襄陳恢馘亂張昌鳴張聚而殲焉雪沃以湯其二山頭廷尉歷陽

陸梁穆皇元舅如魚潛藏天子冢宰如豕奔狂七萃統帥致命

疆場其三矯矯祈父猿鶴淪喪枚枚寢廟鐘虞云亡祁祁紳笏盤

帶靡常嗟我士女罔扶天綱其四司馬西來我武孔揚率西諸侯

投袂勤王進退規矩龍虎在旁擊刺止齊熊羆是強其五如弩穿

縞如刀截肪困獸入弇脫葉經霜鑿齒手殪猋獮走僵九廟肅

清天步以康其六羣牧圭執八州保障勦懋墜旒封視兆璜歸藩

遜位山高水長我登廣武抗懷嶽昂其七江漢望楚閔伯食商士

稚治豫譙梁建堂子產相鄭榮陽留芳元功在民祀事孔彰其八

嶽嶽尙書起自湖湘裴回戰壘卜食高岡修堂秩秩重門將將
式是百辟股肱元良其有邊有豆以蒸以嘗祀等瞽宗地儼上
庠冠帶有楚威儀以莊啟我後人視此勵勸其

惜陰書舍記

國家箕緯膺圖奎躋表瑞石渠文露集赤紱於四門璧水澄波
萃青矜於六學萬人著錄五部儲才

祖宗德隆松棟化美莪陵甲部乙籤赤文綠字頒於學舍掌在
校官凡夫山陬水澨之濱新羅百濟之國莫不懷鉛握素鼓箏
踵堂秩秩問問沈潛九經三史矣顧後儒論學青紫是求末士
讀書黑白莫辨苟藩籬之略涉謂焮掌其奚爲則犀角之難成
由駒隙之不惜也宮保安化陶公督兩江之八年化洽政治士
樂民和乃以爲時敏之訓傳巖之所以興學也無佚之戒元公

之所以作聖也學者將足厭次之文史通江都之天人必三餘之是勤毋一日以自恃爰取長沙桓公惜陰之語別闢精舍蒸我僑旌誼至美也惠至渥也然而文翁石室弦歌開井絡之鄉鮑德橫宮黻覺化南陽之俗武威掾吏悉許通經蘇湖生徒兼工治事昌明正學立鹿洞於南康刊定聖文置鴻都於東洛雖皆垂聲奕世光昭來茲以視今之俎豆莘莘雅歌濟濟猶不足專盛美騰鴻休者揚舫合浦則明月之珠失其光揮斤崑山則吐虹之璧失其寶多而不揚今不異古故公以爲天監之詔五館俱開元嘉之會四學並建貯史成者凡廿四部立學官者本十四家道有兼資士或分習乃於春秋校射之暇時執帖括之餘課以經史勸以詞賦親加講導俾爲通儒且夫事惟師古者理也學期致用者實也三雍初建詔曹褒而定儀元日視朝坐

戴憑而奪席援春秋之律而戾園之僞彰引洪範之占而昌邑
之機兆則經術之益人也問張耳而不知聞羊傳而不識昧移
中之監既失漢官下杜若之牒又盲地望誤高祖以爲項羽謂
班固何關孟堅則全史之末學也至模擬任昉偷竊江東劣得
青枝差工赤子倣洛生老婢之詠寄孫郎帳下之兒言之不文
何以行遠則古所謂三筆六詩銜華佩質者何可少也公乃闢
高閣羅縹緗置鉛槧列丹黃四部六錄八索九邱供其鑽研俾
之講貫庶禰衡一覽應奉五行分七業於劉殷倣知二於祖溶
借瓶可讀擁城在茲異日問故事於仲舒詢亡書於安世鐔于
之器識於斛斯玉佩之形叩之王粲或咨十通六無慙李先或
策十得九追踪劉顯於以登天祿陟蓬瀛辨豹鼠對貳附鋪張
對天之鴻庥歌頌無前之偉烈諸生備

聖主之顧問皆宮保報一朝廷之培植也生等幸逢盛事謬荷
餘光學步未工濫竽自媿擬中郎碑版之作不如衰文緬燕昭
雋艾之求請自隗始云爾

夢喤樓記

夢喤樓者甘竹生觀察思厥考鑑亭贈公之所作也觀察宦浙
中守睦暨越清惠宜其民而退食俄然墨墨不憚左右請其故
不答蓋思贈公而動定弗援也贈公家素封無齊民耳目文體
之欲惟耽吟詠若飢渴煩惱之蝟集而弗能解脫故詩曰雋而
心日悴道光五年自和陽歸阻風卒於舟中殯於三山門外華
嚴庵時八九月星月高潔風露戒寒僧磬既寂佛火微炤守殯
者彷彿覩贈公常服升湖樓倚闌長嘯守者樓而寤座記二語
云一紙家書千里夢滿樓明月十年心不解何語以諗於人觀

蔡甫七齡從旁識之悲而不能忘自是母氏張太淑人教之成立而服官浙閩軍事孔棘不敢告勞遂欲爲樓康贈公及太淑人此所以睠懷於曾數十年如一日也予惟吾人懷才不遇者多矣至有籍於朝有祿以養有令聞於世賢矣願不能多也立家廟尊祖禰虔簋簠俎豆以享祀尤士大夫之罕覲者卽有之而僂乎愾乎與其親之居處笑語終有所捍闕而不相毋雖甚敬禮懃信何所藉以達其濟漆洞屬之誠哉然則今茲之樓其用意淵乎深矣里人言贈公樂爲善嘗守遺金戒溺女炊育嬰行誼志趣大抵寄之於詩惜金陵兵久燹其稿不能鏤木流傳爾然觀察旣體贈公之志施於有政則詩卽不傳而其藹然濟物之仁已見之於實事贈公不亦大慰也乎

蔡氏家祠記

此蔡子涵比部家祠也比部少孤貧賴毛太恭人教育之以進
士官比部明慎讞獄辨秋審洊升員外駸駸效用矣不幸蚤卒
年五十大恭人哭之慟攜其喪南歸并爲刊其詩二卷比部妻
杜宜人先卒無子以族子保如爲之嗣太恭人遂築室爲家祠
以奉其先長齋誦佛經依祠以居奉祠祀維敬烏乎方贈公之
卒也太恭人年未三十茹檠撫孤夜篝鐙鍼黹課兒讀不少權
固懇然欲其能成立也比部亦純孝粵逆之亂自京師馳歸
爲乞兒裝負太恭人自圍城中出出則先意承色笑絜脩澣甚
豐以旨又肫然欲終身博其親之歡也乃母之苦節子之孝而
竟不能永天之祐豈非命哉悲夫

程博夫殉難記

昔朱明道程子曾主簿上元其後簿趙師秀祀於其廨之西嘉

定中危和改築之明景泰間知縣姜德政遷於麟之東南隅此
上元縣署所以有程子祠也代以程子裔奉祠祀咸豐初元奉
祀者爲程鉅粵逆之亂祠與署俱燬然江甯別有程子祠蓋明
靖初御史盧煥所別建之明道書院也初朱劉琪祀程子於
宮朱子記之至是而遷於鎮淮橋東北毗連考棚亦以程子
祀主祀咸豐初元主祀者爲程教文教文字博夫邑增生有文
行家於祠旁粵逆之陷城也教文率鄉勇巷戰不勝歸與妻張
及子福臻祿臻壽臻及二女長子婦馬同自縊於祠旁同治三
年相國湘鄉曾公翦除凶逆斯祠幸存因使太守六安涂公新
之於是教文女夫朱坦子婦之兄馬昌儀乃以教文死難事告
之當道籲請於 朝得 旨旌獎又哀教文無後遂無奉祀者
乃召其族從子庠生奉璋於江北俾以其次子元鉅後福臻當

是時鍾子炳南亦自江北歸自明於奉璋奉璋憮然曰邑署恐難卽建兄宜暫奉斯祠俾先賢之祀無失墜足矣然教文小宗旣乏嗣且其從容就死之義無所表暴於後世亦後死之責也奉璋乃爲教文立主並及其祖士俊父貢南與其妻若子合祀於其室而使元鋹爲之主禮也夫程子之祀固矣獨教文以一諸生舍生取義不隳其家聲且能刑于家人此其行誼爲何如使竟無後不惟無以慰忠貞抑於先賢實有慊焉邑人士沐大賢之遺澤悼義士之節烈仰瞻櫬桷旁睇栗主其亦有嘉奉璋之明大誼而與感者與爰敘其顛末勒石於壁以誌不忘云爾

重修江南貢院記

代李傅相

昔史紀孔子教授洙泗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而魯人居其大半其中有弁南武城武城城陽人蓋山川精粹之氣灝

宕流轉當春秋時鍾於魯而旁見於其下邑故其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言曲阜也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曰保有島嶼遂荒徐宅言其四封屬城也惜孔子素王諸弟子多不達獨子夏爲魏文侯師餘或仕於私室爲陪臣以故道不行然後世之言儒術者宗師之則固澤流於百世下也江南之有貢士院昉於前明蓋合今安徽江蘇之士而試之以舉於禮部顧其號舍湫隘道光中嘗一新之粵逆之禍茲地幸存同治三年爵相湘鄉師使漢陽洪觀察汝奎修之增號舍若干猶不足容多士五年余權總督迺更廓而大之相院旁地垣而合之東自平江府西自西總門凡增二千八百十二間廁房八十一所官房四區合舊號都爲萬八千九百奇自是兩省之士庶無遺珠之憾旣崇旣碩維絜維栗甲於宇內而董其役

者江右桂觀察嵩慶監護課程皆中法制其加惠於士子也功
鉅焉夫江南本斗牽牛女分野其辰星紀兼有降婁大火之次
文明之象也而吾鄉得漢九江廬江衡山諸郡地其山司空潛
天柱盛唐龍眠居巢浮槎北控僮邳其民廣而憲毅而廉淵靖
而善謀文翁朱邑召信臣其彰彰見諸政事者也連汴雲龍葛
嶧碭呂梁以東傳海得漢楚沛泗水下邳臨淮諸郡地果敢任
氣疏達重信義學者質直韻壹亦若施雠慶普之於經蕭曹之
於政治也淮南樊良射陽古廣陵郡煮海爲富華藻多文猶有
胡安定弟子遺風焉皖南白嶽黃山蟬聯三天子障丹陽鄣郡
也其俗儉而好學翳朱子之教實然茅蔣以東具區洮滬之埜
泰伯仲雍季札言子之流風存焉溫文而爾雅兩省之士冠冕
半天下丞相御史翰林學士之屬更僕不能數而皆出於院中

余更廣之以期閱博魁傑之儒盡出而毗佐

天子以揚聖人之烈於無旣必有魯頌所云斯才斯作者以副
中幹南幹蓬勃鬱盤之氣而蔚爲國家之楨幹者焉故記之

鍾山禱雨記

代

昭矣哉天人之應若桴鼓也故洪範之說以恆暘之咎歸於僭
僭者差也所以儆有位者使勤民事而弭災害也故春秋書大
雩何氏解之曰善其戒懼天災應變憂民又曰不書地常地也
然雲漢之詩則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言禱祠迫切凡山林川
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罔不致祀不必常地也同治六年自
春徂夏金陵不雨高田龜坼下隰揚塵上下交懼於是自爵相
曾公以下齋戒潔明四出請雨而某與縣丞郁君則禱於鍾山
之三茅眞君厯日旣久精誠益溥迨日短至甘霖果降品物咸

嘉歲則大熟民情熙熙歸功於神謂茲邦之罹禍亂十有餘年
今所子遺之民水火鋒鏑之餘也天固不忍重困之然其干戈
敗亡之氣實不足以迎祥善而召天和非有爵相之夕惕若厲
不足以感天心非軍門黃公之捍患方伯李公之清慎觀察龐
公王公暨太守涂公之勤職愛民亦不足以孚天眷至某之降
服疏食露宿山椒眞君雖謝之而天心未回復何裨於萬一哉
旣大有年因釀金新眞君之廟而記其顛末以諭後之有心民
事者勿徒求之空言也

向張兩忠武公祠記

代李制軍

昔嘗讀史至劉越石王子珣之事掩卷太息謂其忠誠慷慨毅
然有豪傑之心而無豪傑之時卒與僨軍失律者同其旤敗豈
不悲哉及觀吾鄉向欣然軍門暨粵東張殿臣軍門金陵之師

又不禁悄然以思謂英雄不能與造物爭時也方金陵之陷也
賊焰炎炎如火方烈攫其凶鋒玉焚瓦裂獨二公以孤軍厭東
門而陳當是時張公一偏裨爾向公以上將之尊綰 欽符秉
斧戍乃能虛已下賢傾懷送抱於是二公同心以障以保自四
郊以至蘇常晏然安枕市廛不擾此豈尋常將率所能哉然而
前後八年閒糜餉數百萬覆軍殺士卒無成功其故何哉二公
英英力肩其難而無如天之靳予以時也吾蜀中多灘河沙石
礧礧玄冬繚繚相屬猶多不濟及夫夏雨既降牛馬不辨巨艦
隨流踰時千里則時與不時之辨也於二公平何尤嗟夫二公
有報 國之忠有雄桀之望有專閫之遇有殺敵致果之效所
不足者特時爾差池數奇卽拔山蓋世之勇猶不能與時爭非
任事者之有遺力失算也烏乎壯士連營一朝解甲大樹再萎

先後死綬天未厭亂耶狂寇果狡耶而引繩批根者猶不原其
功肆其文致雖二公之不幸亦直道之不存也已昭陽作謔之
歲余承簡命督兩江去二公致命之秋已星周矣邑之賢者
思其故績以專祠籲請而汪梅邨孝廉朱錫九上舍同以其故
宅之基相推奉余不能拂其三代之直也肅然爲之入告旣奉
俞旨因卽城隍故廟修葺黜聖以節勞費祠後設爲崇善堂
恤嫠公所借司香火無所取諸取其久而弗渝也噫二公之沒
朝廷贈卹溫渥幾埒成功腥穢剷除而此邦人士猶復瞠言
昔欵然則志節感人無論成敗二公所處同符古人後有知人
論世者尙憬然知時雖不可妄幾而賢者之自立究非時之所
能困阨也

顏魯公祠記

代涂中丞

晉元帝南渡瑯琊國人隨而過江者於江乘立瑯琊城以居之
設內史以治之齊永明中西移其城於白下顏氏其一也故西
平靖侯顏含墓在靖安靖安去白下近其十三世孫唐魯公眞
卿書其銘梁運旣迄之推始仕北齊故魯公仕唐得爲昇州刺
史公清德忠節照耀愜史所蒞愚夫村婦咸敬仰之此祠所謂
公放生池也面石頭城俯烏龍潭波光嵐翠境幽以寂余偶過
此見老松二株尙存而偃蹇屋下仍挺歲寒之節因加葺治以
爲公祠夫瑯琊名族惟顏與王王氏至齊梁以後鮮有達者顏
氏則有公以爲後勁豈非文采風流有時而湮沒而孝友忠貞
之澤愈久而益芳如公者殆歷久而彌章者歟

倪公祠記

代涂中丞

有明輓南糧寶燕京倚黃快船以載土貢運船以餉漕勾其籍

董於南車駕司歲久弊生衛丁每影射殷富之戶以自潤爲所攀者無慮百餘戶率破家萬厯中當事者閔之於是有船政新書運冊新考之作邦人感德爲祠以祀上虞倪公兩田公蓋手訂其書者也我朝順治中衛弁欲變成法督憲馬公國柱鹽巡道後升中丞林公天擎太守王公燧後升浙閩督憲趙公廷臣猶據公書以折胥小而運自運丁自丁乃無敢譸張陷編戶者遂以四公配位左右歲久祠圯道光中邦人張觀察沂元曾葺之兵燹以來遺構略具余爲修其享堂以妥公靈以謂大寇旣平河運將復後之轉運者苟如公之刊定規模以杜鹿馬之詐爲雖事隔久遠而民不能忘必有社而稷之尸而祝之奉爲公之嗣音者矣

汪文毅公祠記

代涂中丞

公諱偉字叔度休甯人僑居江甯崇禎初進士知慈溪縣有惠政行取擢檢討充東宮講官與繼室耿氏同殉甲申三月之難子觀受觀書葬公於射烏山石佛菴我

世祖皇帝順治八年十月賜諡與祠并賚祀田七十畝乃建祠於冶城之西其後遷於龍蟠里今惜陰書舍之北爲屋若干楹粵寇之亂公私灰燼斯祠尙存余因葺而新之然公子姓無存祀田無所稽矣嗟夫國家褒揚忠烈恩至深厚較諸封墓式閭殆有加焉否泰之交斯祠巍然獨存固所以勵爲臣之節抑亦以是彰

聖恩之優渥也歟

金陵崇祀總祠記

代涂中丞

名宦鄉賢昉於成化間宋馬莊敏於青溪立先賢祠名宦之推

輪也嗣是有造於郡邑者沒則感其遺愛專祠以祀甚者或籲
大府而入告異時緣長干雨花山左右翼布棋列學官以時誡
吉率弟子皮弁執筮雅步勅備罔有吳敖斯亦名宦之沱潛矣
忠義孝悌祠而敬其鄉先進鄉賢之別子也向埭縣學後與先
賢祠皆徙長干表忠祠者明萬厯二年以旌靖難諸公建於朝
天宮東南隅乃昭忠祠之先河與忠義爲同歸而異出軍興以
來并爲焦土閭左彫瘵未能驟復舊規予爲卽府學之東構數
楹而總祀之吾間禮樂之道殊事而合敬異文而合愛以諸賢
豐功厚澤顯懿之德光耀百世使闕焉不祀則長人者曷以安
夫歆其德者無不報今與名宦鄉賢同祀瞽宗列宮牆聞金絲
或於諸賢冥漠之靈有默契於心也夫

佟公桃李亭記

右佟公桃李亭者邦人以懷長白佟佳淵若公也公諱法海太
傳忠勇公諱國綱之次子世續勲德紀於官史公以康熙甲戌
翰林侍學 三天雍正元年督學江南時遇忠亮本身範俗獎
拔人倫采淵琢璞所選士數十皆時名宿舊構方亭表虔肅也
兵燹既平名卿大夫重建邑校并逮斯亭溯洞故章莫知其繇
值公五世孫繡綸以名孝廉通守是邦述公學行周識其槩以
申景慕

重修石步橋記

代涂中丞

吾聞古之從政者必詢民所疾苦而療之以休養其境之氓庶
然必權其要害以爲先後緩急之序故事不繁而惠逮四方方
金陵之復也邨鎮多殘毀而津梁爲尤甚攝山之陽有水焉源
於臨沂雉亭衡陽諸山北入大江古江乘之竹簾港也春夏水

發溪豁壑灌千畦一色其東流者爲羅落港羅落橋在焉卽今
曰石步橋者也劉裕之討桓元陳霸先之襲王僧辨悉取道於
此未至羅落橋若干里曰玉龍橋亦自金陵道龍潭之津要
旣圯於賊行旅嗟怨其車馬必紆回十餘里而至羅落若夫
步負擔畊夫饁婦則履硤揭衣震掉戰慄有逾縣度每山水驟
至迫漲截洞莫不精喪而氣輻其迷惑煩毒之狀殆不可觀余
竊閔之乃於歲之■月伐石爲基構木爲梁其廣若干尺修若
千尺高若干尺物良工緻以庶幾於久長由是嚮之病涉者皆
我車我徒熙熙然而稱便而余之憂亦稍紓焉嗟夫金陵境上
遼闊百爲之待修復者甚眾余以輅材承乏其閒雖殫心指志
以圖之終恐其不能給也亦姑卽其尤要者爲之而已橋旣成
仍其故名凡歷時■月用財■緡董其役者并記之以貽後之

人

金家陂修子隄記

秦淮自句溧二流合而入境上元曰東旺圩江甯曰西旺圩秣陵關祿口鎮地衍土疏惡較上元尤瘠北至郭家橋陶巷元壇廟稍稍有牛首支麓陂陀起伏矣而隄庫陋水易漫溢聶君丙鑑悄然憂之庀財鳩工以田定賦東北抵馬神庵南界晉家莊爲內圩羅城比也雨澇道自金家橋東入淮旱引淮西灌眾陂而以金家橋陂爲橫瀆陂外爲縷隄曲直傳溝高庫薄厚因地形無定度爲斗門於陂首表石刊啟閉之節甚備屬予記其出錢姓名并工料費於石陰且銘之曰障之無遠錮之無罅伍我田晦宜禾稼聶君之功配八蜡

新建育嬰堂記

代涂中丞

仁之量有加乎曰無加仁之心有窮乎曰無窮然則既有普育堂育嬰矣今茲復建育嬰堂於其堂北非有窮而加之乎曰是正所謂無加無窮也同治四年長沙曾爵相閱難民子女之幼者無依也十二齡以下有母無母者咸鞠之於堂大率依因母者十七八易曰物穉不可不養也仁也其後三年濟陰馬制憲命遵會典育嬰之制而立斯堂嚴規度遴乳媪厚廩精設醫藥課嬰肥瘠而誅賞之書曰抱保攜持厥婦子仁也昔也水火甫離瘡痍滿目故於上所長者育之漢賈彪魏鄭渾之重立其制懼其失父子之恩然未覩產子之被棄者非仁之有窮而待加也今則閭閻雖復小民之失業者眾於是有不舉子者故乳哺於斯堂越至於將免者予之母與餼漢之鄭產晉之王濬皆爲產子者謀休復所以體好生之德非以仁之有窮而加之也天

地能生物而不能必物之咸遂其生天地之仁幾窮父母能愛子而不能必所愛者之咸爲所愛父母之仁亦窮於斯有擴天地廣生之量盡爲民父母闡悌之心休養生息與無終極此則因其有窮而加之者已是二役也余皆親其事故爲記之

江甯府義塾記

代涂中丞

凡天地之內能運動皆有知覺特質有靈蠢故其材極萬有不可齊之等先覺者閔之乃設教以牖其愚而究其量馬之駕牛之畊豨之衣冠非其生而能也因其性可以至於是而導之以擴充其才也人之能孝友也性也乳哺而戀其親嬉戲而依其兄不知卽孝悌之蒙泉也然而當其幼也置之俎豆之旁則習揖讓聽鼓鼙睹戈矛而心亢戾天下皆然也是故因其性之未漓而使誦習於昔賢之訓典導之以服勞徐行以進於色養愛

敬之節其勢順而易賤役之謳歌愚婦人之悲可以變俗而况
聖賢中庸之教與金陵自寇亂既平人戶凋敝其貧窶者率不
知爲學余深爲之惻然乃與兩邑侯各爲義塾一區以幾古人
養正之誼誨之以幼儀弟子職以培其本而率其性使無悖於
人道之大端以自遠於至蠢之物至於優柔純固而漸幾於盡
性達天則徐俟其功力之所造而不能豫爲之限若詞章記問
之陋固非余發蒙之初意也

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本府自捐廉
奉文銀肆百兩存典一分生息月
賦子銀肆兩照時價易錢月送義塾師束脩五千文月費茶水
六百文生徒紙墨筆硯約四百文開館贄儀代席午節中秋散
學各壹元計歲需洋銀五元制泉七十二千文合計七十八九
千文以今時銀價則盈矣其規則師取端正者生徒至多不得
過二十其地設於府學之西倪公祠其事
董於救生局其功課勤惰則本府自稽之

崇善堂記

予老屋在金沙庵西咸豐三年粵逆陷城其次日族人松崖舉

火自燔合室燼焉延及姻戚朱錫九之宅暨它諸小屋悉成焦
土賊取寺觀材構爲僞牙壯偉蓋殊昔矣事平權以祀城隍神
神廟既建予與錫九同愿以其基入官前爲向 榮張國梁二忠
武公祠以報功其後爲崇善堂以卹鰥鳴之節帥李公 宗義商
之姻家石君 楷 石君堂之總持也僉以爲可遂記其顛末且爲
之箴以諗後之人曰邑有顛寡仁者憂謹將取秉穗恤此衫裙
辟之穫稻不易耕耘上天雨粟賢愚何分昇雖合勺望等霓雲
如何肥家屯膏紛紜彼鰥之髓匪供曉臙彼鰥之膚匪供元纁
嗟我同人在廉與勤毋懈心瘁毋惜足輒前之爲不令者而亦
既聞往輒能慎毅魄欣欣爲謀弗賊死賊狀狀督學司直敢告
同羣

宗祀小軸記

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侯伯之下大夫有采二十五里
四甸爲縣之地立三廟以祀其先其主以石左氏載祔是也有
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禮所謂適士二廟列國之元士也官師一
廟其主殆以木歟庶人祭於寢蓋功德淺渺故不立廟子孫以
祀其先而已余家歙縣黃山潛川之陽載世縣遠康熙中恆伯
府君始遷江甯分爲庶人不得立廟霜露之感魚菽薦寢仰而
瞻俯而泣愴乎若接其馨歆洞洞乎其忠以紓其愀然欲見之
念庶乎祖宗之靈若親見其困屯悲愉之遭卽婦子終歲勤動
亦若祖父之陟降於庭而一訴其憂勞忿鬱之素庶幾其默鑒
焉垂憫焉有以慰其平日之隱私也蓋雖遠於孝子仁人之志
而亦疾痛則呼父母之忱也粵匪之亂家室蕩然春秋闕祀歲
甲寅辟地遠郊爰紀恆伯府君本支之次以爲祀主許君五經

異義曰大夫非有土者不得禘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
依神土結茅爲叢而已今茲之記比于結茅斯以爲祀主歲時
展拜亡於禮者之禮或不見斥於君子歟

鐸祖蒼臨公所置宅在金沙井西騰字今爲粵逆之難遠宗汪

松崖全家縱火殉難之所鐸所自置宅在油坊巷義學堂西興字

鋪後置宅在金沙井東露字今所居也

鐸曾祖考以甯公暨伯祖考芳洲公及祖考蒼臨公又伯母葉

九人葬鳳臺門外富棠村周義卿山其地東至周君調山塹脚

腦後乾山異向兼亥巳三分地名顧家地賣地人周義卿價文

銀四兩五錢憑中周君賢君彩君調君文代書人汪燦星時乾

降二十三年十從父利一暨從弟婦人孺葬其南地主周君雅

月二十五日也從父公暨從弟婦人孺葬其南地主周君雅

陸英九江調元價九折文銀三兩五錢東至本宅坂西至

德昭公於康熙四十七年遷居江甯城內某地雍正四年再遷

於鈔庫街乾隆五十二年三遷於石灰巷嘉慶元年四遷於許家巷嘉慶五年五遷於金沙井鐸所生也其後又遷於油坊巷

時道光己亥年四月也

七遷於金沙井老宅斜對門

道光庚戌年十二月四日

鐸先

子治平公母蘇孺人

暨元配宗孺人葬雨花臺西養虎巷

府字

養虎

倉東南山脊

地主盧永盛永發兄弟其子盧王興憑中余誠一四至皆墳時道光十二年八月十七日也甲山庚向兼卯酉三分

徽州謹定德昭公為八十四世

據所謂穎川侯也然近荒繆

則鐸八十九世

也近謹自世華公起至德昭公四十世則鐸四十五世

或云四十三世

是也此謹自廋公起至德昭公二十六世則鐸三十一世也鐸

生

生子葆謙小字棄疾一字忿生三十二世也

自德昭公始遷居江甯縣城中公三子七孫鐸之曾祖楨為公

第六孫曾祖字以甯生子二長曰炳字芳洲配曰王生子曰塏

第六孫曾祖字以甯生子二長曰炳字芳洲配曰王生子曰塏

字志高配曰葉生子二曰鐘曰銘皆未娶芳洲公繼配曰蘇生
子曰塤字耕一配曰林生子二長曰長慶字天錫配曰方曰張
生子殤遂無子次曰捷昌字載福配曰金曰朱有二女皆金出
亦無子而捷昌亦出嗣外家林氏於是芳洲公之派絕

以甯公次子曰照字蒼臨配曰陳曰余生子二皆陳出曰坤字

厚安配曰熊生子曰鑰字竟成配曰王生子曰沅六歲殤先子

為先祖次子諱均字治平一字茗溪生於乾隆二十九年乙酉

光十二年壬辰六月二十五日午時春秋六十有八葬於道

江甯縣聚寶門外雨花山東首養虎倉甲山庚向兼卯酉配蘇

太孺人生於乙酉五月二十四日申時與先子同庚卒於道光

有三十生子二長殤次即鐸配曰宗孺人生五女一子殤五女殤

其二而宗孺人卒生於嘉慶六年辛酉八月十一日寅時卒於

四十有七葬於先子墓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月十五日午時春秋

側之昭穴居南嶺之麓鐸以以甯公之派將絕不得已又娶於

沈生於道光三年癸未六月二十六日酉時亦無子於是蒼臨公之派亦絕

鐸所知者祖輩爾曾祖昆弟七皆不能知其後有曰文光者伯曾祖之曾孫也有子二不知其名曰德和者祖輩也娶於阮生子曰荷荷娶於盧其後亦不知有曰奎者第七曾祖之孫也有兄二亦不知其後聞之先子言德和公之後遷居太平大塗江甯爲省會客戶所雜無言宗法者族人每覲面不相識如塗人自德昭公遷江甯以來未審尙有後存否也德昭公以下葬麻田以甯公以下葬鳳臺門外富棠村周義卿家山惟先子葬養虎倉之原先祖及伯祖一支皆在富棠村鐸之姑三長氏吳次氏陸氏朱皆無子鐸無女兄弟亦無從父女兄弟惟再從叔耕一公一女氏趙亦早夭無出於是以甯公之裔男曾孫於今存四人而皆生子下殤女曾孫以上無存者亦無出女元孫惟捷

昌女二尚未字人鐸之女長氏吳

上元庠生吳榮曾

早寡

適吳半月而吳客彰德數

月遂卒

次許字范又次字吳

即榮曾之弟名榮寬者也

鐸生三齡而先祖見背

聞繼祖妣余言寬厚長者也繼祖妣無出爲人亦慈惠和易見者以爲仁人平居御下無疾言劇色年八十有五而卒所謂仁者壽非耶先子寬和而介先妣則剛嚴方直不苟言笑不戚戚於貧富私居無惰容羣居無苟言以是忤物而御鐸尤嚴教鐸讀書嚴立賞罰或使跪於側以誦必使背誦如流水始使就傳鐸鄉舉後譴訶尤備曰人處順境則心放心不可放也鉤稽出入甚密曰人有錢何事不可爲謂婦人之德以教子爲第一曰是使夫家百世祀以光大其門庭而不圯其族敗其產辱其先斬其澤者也鐸所聞見天下賢母其卓識未有及此者是鐸之幸也鐸亡室宗孺人性木彊外剛方而內嚴毅婢直自遂有汲

黯風事余則婉順惡修飾外觀布衣不充體不以介意病數年矣未嘗一延醫工市藥餌及絲毫食物自培植供堂上甘旨外無所餘知余貧也今亦已矣於是以甯公之裔絕而其支之賢婦人先絕

徽之山東至浙西由江西至湖南南至江西北至甯國池州故汪氏之遷於浙江豫章江安兩湖爲多他省則少矣其北遷也必一遷而旌德再灣沚宣城三蕪湖四采石太平由是東則江甯東

北則儀真揚州北則三河運漕和州廬江滁州由池州者則至安慶至揚州者遂至揚下秦州北至淮上淮又北渡河至沐陽高

家溝又北而至山東直隸止焉其山西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河南九省則汪氏甚罕者汪氏至南宋始顯故蔓延者甚少且少達宦故不能徧於天下若今之張王李陳朱劉

吳趙楊錢胡徐十二姓也其次周孫鄭何孔沈諸氏族亦盛由
代有宰輔達官或帝王之裔故也

亡室宗孺人畫象記

嗚乎此余亡室宗孺人之畫像也余多病無子常恐早死無人
繼宗祀故言身死之後不畫像不立主孺人之卒也余方客邗
上聞其卒守余言堅甚不畫像立主余既歸里人咸謂孺人之
賢而不畫像立主殆非人情羣爲畫像立主余感故老意以爲
雖無纖介形似固不妨且卽肖其兒未能狀其心之哀行之淑
猶之不肖也因與孺人像言曰君不如忌盡婦職勤中饋潔浣
濯愛物力慎筭簫惠以逮下儉以自飭淡於榮利不恥惡衣食
終其身無一錢不知有綺羅金玉之飾珍錯之味僕婢之奉此
宜得神之祐必不五十年而卽死也自君之歸余厯貧賤飢寒

宜死涉患難憂虞宜死冬無裘夏無葛身無完衣譏刺之言不絕於耳亦宜死君父母昆弟覆沒喪敗無以爲家悲戀亦宜死自听至哺井臼縫紉之事無閒於乳字時勞頓亦宜死乃皆不死二三年來余館於外漸能置衣衾市書畫爲諸女謀簪具而卒無絲毫及君者余自以神志衰薄不久人間世故苟自封殖其身脫其有命方將買山築室效鹿門之隱鹿車敝裘相與常羊山澤同終餘年而不意君之不及待也是可哀也然君於法有可死者五方余家困時幾不自存而君顧怡然不爲天所困一宜死君性伉直木強不能遽條戚施之行而事余顧謹慎誠慤終始柔順與素行若出兩人不率性之常二宜死余不諧於俗傾軋媒孽者間卽在同輩而君未嘗一言以余爲非拂人之情三宜死余少好圖籍典君嫁衣殆盡君至無以爲衣而無愠

色不徇世之宜四宜死余性卞急狹中於帷闥尤鮮懽笑而君委曲勸勉多所匡救使余少隕越君之沒余猶急之性累爲鄰之强者所擠始知君之拯我於險也五宜死蓋天方厄余甚而君獨不然違天者不祥君死晚矣君死晚矣君之病七年矣春秋冬三時徹夜不能寐其甚至不能臥每夜以枕自隱欬達旦血隨痰出如涌日食不過一甌臂之圍不過駢三指然不肯少自休息滋培是欲不死得乎君病之原在七年前此七年中悲傷局脊旦夕惴惴構閔日積痼如邱山欲自裁者二開口而笑者曾不三四見者皆以爲怪叩之則喟然深嘆以爲命實使然余固默窺君心而知志之苦神之傷行之徑直少委婉其欲死也久則皆余貽之戚也是可哀也余以飢驅奔走四方賴君持門戶奉老母育弱女無內顧憂今年正月余赴禮部試君冒嚴

寒至四更爲余製行裝六月余館邗上其行也君之病已亟願強歡笑言病瘳會天雨余未成行君默祈晴霽以逮余行余出門時君送至堂忍淚不下聞余行之後猶切切念館事恐不成無以爲俯仰計旣自知不起遂欲一晤余以訣而不得病革之夕猶使諸女速爲余製縣被厚祿寄以禦冬言已而遂絕於戲余以貧故不能少慰君又貽君以病不能召醫醫君君病亟猶悍然囑顧毅然遠遊不半月而君卽卒卒辭館以歸從後而思何若不出遊而猶得執手以訣以酬素願哉此天之厄余而因以厄君也是可哀也君之憂至隱余不能言特紱其梗槩君固自知之而不求人知也君生一子不一月而殤生五女而殤其二長女幼女皆許字同邑吳氏次女猶未字君生於嘉慶辛酉八月十一日寅時卒於道光丁未六月十五日午時春秋四十

有七氏曰宗諱繼蘭字楚卿江蘇上元人云

王緒峰觀察亦園記

緒峰觀察之宅瀕大河濬河之土積爲阜有柳十餘株錯立不
麗王君依以爲楹以枝爲桷索綯縛之覆茅爲瓦積土爲門曰
曲亭役家僮三日而畢乃饗賓客以落之請予張其說乃爲之
記曰萬物辨於形而不名眾人辨於名而不道君子辨於道而
不天天者坯胎物翕張人者也古之君子將使物極其量已順
其情矣然有天範之故每出於待而無窮期是不如絜齋之言
園也袁名其園曰是亦蓋曰此特隘爾未嘗非園也其於服食
起居僮妾亦然莊生之齊物得其道者未始待乎人而已足也
鳩之小鵬之大蘭之暫椿之長彼豈鯁鯁然辨其廣狹修短哉
彼且各適其天形識兩忘又奚有物帶芥於內邪子思氏之儒

之言天地山水胥自微而及多然則是雖莢莢焉知非天徐恢之吾安測其所止哉

辭廬記

舊史云白文公愛廬山雲木泉石因立草堂新書亦言其在東都立精舍而贊之以完節自高真知言哉辭慰農先生以名進士官兩浙引疾歸主講吾郡尊經惜陰兩書院郡人愛而敬之不能舍先生乃自構數椽於烏龍潭側以常羊其閒嵐影波聲澹人塵慮不減石樓八節灘也吾謂先生甄才愛士不啻口出使處機軸必有不待族而澤被天下者顧僅如白公之自放於香山林壑也此足爲天下惜者矣

辭廬第二記

夫金精嘯谷林風自生鳴琴在御商絃載響氣類之感理不能

喻桑根先生才擅金閨遇同玉几洪爐點雪陰陽之炭乃靈廣
庭坐風杞梓之材擢秀音遊浙水今住秣陵講堂一開簞笈四
集白駒茁藿維摯殷拳爰宅清涼小築數堵先生睠之以爲講
舍昔西山建南軒之院進德仰草廬之教皆從後日上契前賢
已爲高密任城諸大師所未得今茲之堂出於並世知先生沆
瀣之合妙於天機也吾友秦君伯虞甘君建侯顧君子鵬實董
斯役因爲記之

屈子祠堂後碑

屈子鄧人其沈江在長沙皆與金陵無與其有祠也前碑詳言
之昔太史公悲其忠而獲謗迺以賈生合傳則祀之宜有合也
明甚然數千年無所嗣音光緒七年郡人公舉學博何子清以
脩食且請鬯其誼於余子清者名忠萬直而亮驚善而嫉不善

以舉人爲教諭乎宿遷職當經紀其書院有某者比周時官頗
侵蝕之子清誠之不悅反譖子清於當道於是輿論沸騰黑白
昭著而子清自悼丁嬰蒙過又憤時人之不察也計偕南旋遂
遺書家人蹈黃浦江以死庚辰五月朔旦也夫屈子懷忠履絮
不受汶汶蘭蕙之不伍菰施也使子清浮沈於世情卽不工巧
媮樂猶爲溺職溺職舉也職不可溺而身可溺其與從彭咸居
將毋同此屈子所引爲同調也然而守官犯難魏絳之勤沒身
江流子胥之清長逝者追配三閭已筮巫陽賦召魂亦有宋玉
已至於寤史魚之尸諫效季文之逐惡是在司風憲之大賢也
乃爲之祝曰

湛湛江水不可極蠡蛾肆詐雷霆何殛胡惠純固而蜺茀在室
魂兮歸徠懌江北

興復救生局碑記

代

龍江爲南北通津舊設救生局以拯溺者一時耆舊俊彥咸與其議道光中圯於水先伯夢六公遷此未竣工而疾終從兄耆壬寅庵踵成先志於是風檣往來賴以旣濟今太守六安涂公應省試時憩於茲善其規撫以爲實益於行旅粵匪之亂公私蕩然同治甲子涂公適守吾郡巨寇初平百廢脩舉明年春眷言斯事屬炳繼承先業炳謝不敏延訪同志者以相襄佐並爲釐其產之湮沒者侵蝕者旁入者而簿正之又明年募貲構屋十餘楹買舟二隻以利濟宮保肅毅李伯填撫南邦聞而喜之旣率屬捐廉復船二紅船以益之於是舊章脩具行者嚮頌其年冬炳將入都爰總前後大綱以詒後賢嗚呼前之創是局者無慮數十人僅能集事涂公從廢墜之餘力爲興復勞怨弗卹

卒底有成何以覆育博濟眾人一至於此然則李伯厯一夫之不獲實惟阿衡涂公道援天下又豈鄭僑之所能及哉是舉也同志者汪孝廉士鐸伍承欽胡嘉槐朱和韻三明府胡協戎啟勳李頤楊長年孫文川三廣文陳開周謝學元陳元恆朱煥四明經孫茂才熙顧上舍塏暨從兄鼐從弟元煥胞姪塏因並誌之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六